

安福十大黨魁淫惡史



史流風人名代現名一



行發局書大廣海上

現代名人風流史提要

◀ 一名安福十大黨魁淫惡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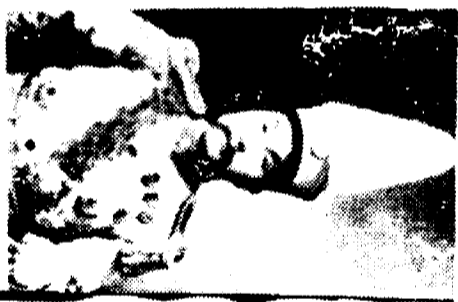
古來名士，無不風流；現代名人，每多逸樂。語云：樂則思淫，此現代名人風流史之所由作也。若徐樹錚之蹂躪風花，若曾毓雋之焚琴煮鶴，若李思浩之纏頭浪擲，若姚國楨之脂粉生涯，皆足供士林之談助，貽中外之譏彈。至若怪傑與弱質相周旋，奸雄弄美人於股肱，尤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京華少年，歸自宣南，將平日耳聞目覩各名人之風流祕史，筆而錄之，蔚然成帙，義本勸懲，文主譎諫。海內宏達，幸相諒焉。



朱深



丁源



段芝貴



曾毓雋



徐樹錚



姚國楨



李思浩



姚震



梁鴻志



王郅隆

安福十大大魁家庭小照

小鳳青 薛燕賓 小阿鳳

陳韻秋 小翠花 錦荷花



張雲仙 連英 張素彩 小金鐘

大安福魁十
淫惡史目錄

段芝貴之淫惡史

一生低首石榴裙

願將愛妾作公妻

因宿娼慘殺商人

辦軍械重索回扣

吸貲財收女黨員

捉奸夫誤殺情人

做佛事五姨捲逃

買豔姬染得梅毒

徐樹錚之淫惡史

禍國殃民第一人

作西席誘奸婢女

一封書主賓作合

發狂言雙鬟入手

極富貴持節巡邊

臥榻傍不容鼾睡

三十萬釋放要犯

落圈套簽約辱國

曾毓雋之淫惡史

北戴河一擲萬金

進苞苴何必昏夜

奪差使一家痛哭

供黨費挪用庫金

洩秘密自殺寵妾

弄風情總長踰牆

歡喜緣翻成孽債

捉罪魁挈款潛逃
李思浩之淫惡史

五十萬元營金屋
爭總長戲妾輦金
嬖變童斥逐司員
奪鑽石夫妻反目
演秘戲愛妾夭亡
得炸彈甘心受侮
殺屠戶大逞淫威
西飯店得耗奔逃

朱深之淫惡史

舞深文誣良作盜
六國飯店訂密約
叉麻雀喜得豔姬

鑽狗洞羣姬噴飯
因捕鼠拆毀鄰家
信讒言虐殺兩婢
枉國法激動公憤
攫鉅金狡兔營窟

姚震之淫惡史

樹花林大興土木
媚佳人粉墨登場
爭回扣反戈相向
得贓金殺人滅口
媚外人一席萬金
縱淫惡尼菴宣淫
假嫂贓掠取奇珍
蟬蛻殼冥冥鴻飛

梁鴻志之淫惡史

葫蘆案勒索鉅金

接家眷驕其妻妾

分贓銀姬妾交鬩

避家難出外冶遊

索報酬強佔幼女

施暗箭議員大鬪

分家產嬌妻負氣

假銀票癡婦受愚

姚國楨之淫惡史

快淫心一箭雙雕

辣手段吞欸百萬

鬪黃鳥大失體統

觀影戲初吊膀子

得美人特開金屋

逐俊僕穢史彰聞

遇舊人愧提往事

聯新好別有銷魂

王郅隆之淫惡史

奸僕婦醋海興波

演慘劇刃傷髮妻

買相公一擲十萬

肆狼吞挪用黨費

大慶壽發現奇情

投夙好飾妓爲男

投使館奸人末路

丁士源之淫惡史

野鴛鴦到處雙飛

縱情慾因妾逐妻
亂綱常以姨作妾
欺弱弟氣走嚴親
小借款私囊填足
報宿仇三命中傷
報銷賬任意浮用
掘藏金氣死老奸
現代名人風流史

段祺瑞之風流史
王克敏之風流史
王揖唐之風流史
曹汝霖之風流史
章宗祥之風流史
陸宗輿之風流史

吳光新之風流史

張敬堯之風流史

張敬湯之風流史

王印川之風流史

曲同豐之風流史

陳其美之風流史

胡筠之風流史

姚步瀛之風流史

烏澤聲之風流史

洪述祖之風流史

龍將軍之風流史

蚌將軍之風流史

梁財神之風流史

光雲錦之風流史

安福十
大黨魁
淫惡史

段芝貴之淫惡史

▲一生低首石榴裙

前清季年。段芝貴曾以萬金買名妓楊翠喜。以獻慶親王之子載振。希達其升官發財之目的。不意事機不密。爲御史所聞。據實參劾。雖賴慶王之力。將重大之案件。彌縫過去。而段之目的。竟不能達。且因之浮沈宦海。不得升遷者數年。及入民國。夤緣與段祺瑞同宗之故。又出現于政界。爲皖系要人。至安福部成立。段芝貴遂爲部中魁首。小段之名。又振振於軍界之中。以別于段祺瑞。故安部中人。咸呼之爲小段。小段旣得志。故態復萌。且以民國政治。悉出于運動。無庸忌諱。作畏首畏尾之態度。于是廣蓄聲伎。日引同黨諸偉人。至其家中宴飲。出家伎以侑觴。倘諸偉人中。有悅其姬妾。頻加聘賂者。卽

以其人爲獻。老段之第十四妾。曾毓雋之第五妾。徐樹錚之第二妾。其初皆小段之家伎也。最奇者老段之妻舅。眷小段之愛姬。姬已懷孕。亦毅然齎獻。不復躊躇。故外人謂小段一生之事業。惟低首于石榴裙下。以博寵榮而取富貴。咸稱之謂縮頸龜云。

▲願將愛妾作公妻

安福諸黨魁。無不荒淫好色。而手段最辣者。厥惟徐樹錚。徐之爲人。胆大而氣盛。每有所愛。必強奪之。小段既日邀徐輩至家。獻其姬妾。以博衆人之娛樂。酒闌席散。每至午夜。輒留衆人宿其精室中。每人必遣二姬侍枕席。謂之公妻。衆人喜其恭順。咸稱小段之豁達大度。獨徐樹錚猶不滿意。一夕。徐宿于小段處。照例以二人侍寢。徐乘醉請曰。公府之公妻。余已閱歷殆徧。不足以真個銷魂。頗聞有王小香其人者。爲公之寵姬。肯割愛以令余飽餐香色。

乎。小香者。小段之表妹。有傾城之色。小段以勢力強。佔作妾。已閱二載。生有一子矣。衆意小段必不能從其請。徐之所求。必不能遂。豈知小段之爲人。不能以常情測。竟慨然應諾。無難色。是夕小香遂侍樹錚枕席。而小段府中又多一公妻矣。

▲因宿娼慘殺商人

京師有名娼巧奴者。聲名冠一時。不特色藝超恆流。而且善于素女經。枕席上之工夫。爲當時第一。以故富商大賈。公子王孫。爭趨其門。喧闐若市。巧奴之聲價。因之高不可仰。欲留一宿者。非數千金不能得。而非由稔熟之客。爲其先容。則懷金以往者。或且受閉門羹之冷待。至于敗興而返。其氣燄可想而知。是以慕其名者雖衆。而自問財勢。不足以當巧奴之一蹴者。亦無敢輕易問津焉。有閩人李某者。爲巨商于京中。曾與巧奴有嚙臂盟。李爲之

築香巢于交民巷之側。層樓複室。園林空曠。凡費十五萬金有奇。而器具帷幙。及金珠首飾等。又值銀數十萬。故巧奴之對李。異于衆人。小段豔其名。不使人先容。遽盤踞其妝閣。堅欲留宿。且慨擲紙幣五萬元于案。巧奴不識爲貴人。頗挪揄之。返其紙幣。將下逐客令。而與李商就傍室宿。小段大怒。闖入傍室。覩二人擁抱于榻上。忿妬難平。遽出手槍向李商一擊。堪憐無辜商人。已死于牡丹花下。巧奴大哭。衆人咸集。須臾。巡警聞槍聲亦至。見小段乃大惶悚。叩頭請安。小段命其將李屍出。埋于叢葬之地。冷雨淒風。永作含冤之鬼。小段之造孽。類此者甚衆。一言以蔽之曰。淫惡異常而已。而巧奴遂爲小段所有矣。

▲辦軍械重索回扣

近時中國日貧。凡借債于東西洋各國者。每有百分之五之回扣。其後買辦

軍械機器等項。亦照借款例。經手人之回扣。乃至十分之二。而中國之借財。于外國者。尤以軍械爲大宗。故軍界中人。咸視之爲發財之捷徑。安福部氣勢既盛。斂怨益衆。部中諸人。議多練兵隊以自固。由是而邊防軍成立。老段集衆人議購械事。或謂某國之貨精。或謂某國之價廉。築室道謀。迄無成議。小段獨默然無語。蓋明知衆人之所爭。不在貨物之精窳。價格之高下。而注意在十分之二回扣也。既散會。小段乃使人潛通信于老段之第十四姬。求爲說項。其妾受舊主之囑。于老段前竭力贊助。于是二千萬槍彈之鉅款。卒由小段與某國人訂約。而四百萬之回扣。已入小段之私囊矣。

▲吸貲財收女黨員

京師女界之風氣。與前大異。前此婦女。類皆守不出閨門之訓。跬步不出閨闈者。方爲好女子。否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自革命以來。大家之婦女。皆有男

女平權之說。印于其腦海之中。遇事皆思參預。以顯其英雌之好身手。各種慈善事業。以及各種黨會。類多有女子廝身其間。以爲異日爭奪女子參政權之先步。今赫赫之安福部發生。可以操縱一世之風雲。而轉移一時之風氣。于是有神經過敏。富貴無雙之女子。如趙三小姐。陸二小姐。朱大小姐。皆當時閨中之俊彥。咸欲攀龍鱗。附鳳翼。得安福部之一紙證書。以榮宗族而光閭里。乃謀之于段之愛妾某氏。某氏轉告小段。段忽異想天開。謂女子入黨者。須先納黨費萬金。方能享特殊之待遇。趙陸諸人。所少者非金錢。但求如願。不計揮霍。一瞬之間。而段既得鉅萬之金錢。又得多數之膩友。洵無窮之幸福也已。

▲捉奸夫誤殺情人

小段之姬妾既衆。帷薄不修。府中之門客男僕等皆得出入內外無所忌憚。

如郭汾陽故事。于於醜聲四播。穢德彰聞。小段聞之稔。頗惡諸姬過于淫縱。思爲懲一儆百之計。適有以五姨錢氏與伶人趙某通奸之事。段聞之。戒告者勿聲。而嚴密偵察。知確有其事。且趙伶某日必宿于內。無間風雨。不禁勇氣勃發。于是夕備手槍實子彈。屏退僕人。獨身入內室。逕至五姨之房外。未至窗前。已聞床中笑語之聲。喧闐耳鼓。乃執槍于手。不問情由。將房門踢落。大聲曰。奸夫淫婦快樂否。一面叱詈。一面板機向床中連擊。凡擊十餘下。濃烟滿佈房中。不復見人面。家中之人。聞槍聲咸集。見段狀則大駭。問何事。段以手指床中。衆披帷視之。則床中二人。五姨未中彈。已驚厥而暈。急扶起灌救。其一則十三姬姚氏。爲段最寵之姬妾。已飲數彈而斃。段見所死者。非趙伶而爲己之情人。亦大驚。繼而大慟。撫屍而哭曰。我負汝。我負汝。時五姨已甦。蓋趙伶連夕以事不能來。五姨患寂寞。浼十三姨陪寢。而不虞段之捉奸。

也。

▲做佛事五姨捲逃

段于無意之中。手刃其所愛之妾。私心痛恨。無可告訴。家中之人。問其何故如此。則又無詞以對。于是乎府中大作佛事。以超度亡魂。所延之高僧羽士。以數百衆。親友之家。皆送禮致奠。府中熱鬧異常。此次十三姨之死。衆人皆不知就裏。競爲猜測之詞。惟五姨心知段必爲己而來。幸而不死。當謀免脫。此時不走。異日必死于段手也。乃乘佛事忙熱之際。召趙伶而語之。約于明日放燄口之際。與之偕逃。使其速行。摒擋一切。趙許諾。五姨遽返房中。收拾金珠細軟。以及現金鈔票等。共值銀十餘萬元。先遣心腹婢子。送至趙寓。次日亦隨衆入道場。幫理諸事。敷衍至夕。卽遍賄房中諸婢女。悄然出門。趙伶已候于門外。汽笛一聲。一對野鴛鴦。安然跳出網羅而去。翌日而段將軍府

中姨太太捲逃。逃豔史已遍傳於京師矣。

▲買豔姬染得梅毒

小段既連遭不得意事。十三姨爲已槍斃。五姨又隨人逃逸。一時之間。驟失兩姬。未免有鳳去臺空之慨。於是遍諭門客。令其選擇名花。以補二人之缺。門客承命。四出搜羅。一日有呂姓之門客。引母女二人來府。母雖三十以外人。而善於塗澤。不覺其老。女則盈盈十五。容顏韶麗。精神煥發。美豔無雙。段大喜。問幾許身價。其母淒然曰。生平祇有此女。以父亡家貧。回鄉無術。故至於鬻女以作路費。賜余一萬五千金。俾得終身小溫飽足矣。段卽如數予之。欲併留其母。其母不可。卽辭去。段卽使新時補十三姨之缺。寵愛愈加。庸知其女年雖稚而閱人甚多。毒蘊於中而未發。至是而段與之恩恩愛愛。夕無虛度。未及旬日。梅毒大發。段困頓床褥者幾至半年。頭童齒豁。無復前時形

狀矣。

徐樹錚之淫惡史

▲禍國殃民第一人

自段祺瑞柄政。軍閥之勢燄日張。卒以造成今日之禍。段雖不免於罪魁禍首。然誘掖逢迎。以養成其惡者。則徐樹錚也。卽世人所稱小徐者。是小徐出身寒士。而揮斥金銀如糞土。生性好色。而惟以婦人女子爲玩具。以快其一時之肉慾。卽素所寵愛之人。苟一言干涉其政治。及洩漏其祕密之行爲者。不難割斷情絲。立時罷斥而去。蓋其人夙具大志。剛愎自用。每作一事。自謂必成。不許他人有所議論。其執拗殆與王安石同。而又濟之以武人之勢力。宜其權勢震爍一時。無能抵禦也。故論近世之禍國殃民者。當推徐樹錚爲第一。

▲作西席誘奸婢女

今當追溯小徐未得志時之淫惡史矣。小徐家本貧賤。而又不屑屑於依人作嫁。以謀生活。於是窮極無聊。幾無以給衣食。有憐其才而哀其遇者。館之於家。使爲西席。以謂其子弟。小徐頗得安身。頓思淫欲。適主人重徐之才品。恐館僮給事。不免粗率。有忤嘉賓。於是遣其侍女紅梅者。奉侍小徐。凡有所須。悉紅梅爲之摒擋。紅梅頗有姿色。且慧黠能知人意旨。小徐愛之。乃屢以豔語淫詞。挑動紅桃。紅桃情竇已開。豈能禁其再三挑逗。由是而黃昏月上。人約柳稍。小徐與紅梅。遂結成不解緣矣。主人知之。以讓小徐。小徐不特無羞愧之容。反抗聲曰。君家婢頗有紅拂態度。惜君非越公耳。遂拂袖而去。其疎狂豪縱。不近人情。卽此可以概見矣。

▲一封書主賓作合

小徐既拂袖行。進退維谷。不得已。潛居鄉曲。度無聊歲月者數年。靜極思動。於親友處挪湊得二三百金。閒至京師。覓客寓安身。茫茫然無所適從。逆旅婦有姿色。見徐雖非富貴人。而氣概英雄。舉動闊綽。儼有英雄氣度。因善視之。小徐感其意。遂與爲歡。以慰旅中寂寞。既而體察現世之鉅公。氣力足以雄視一世。而質率易受人欺者。厥惟段合肥。乃殫思竭慮。迎合合肥之意。指極陳現今之情勢。治亂之源流。如數掌上羅紋。合肥見之。擊節嘆賞。謂爲未易才。古今來惟賈誼陸贄。有此言論。亟命人迎之入府。暫以書記見委。旅婦涕泣送之。囑得志後毋相忘。小徐唯唯。不知其素性薄倖。卽糟糠之婦。尙棄之如遺。况於路柳牆花乎。

▲發狂言雙雕入手

小徐既見合肥。抵掌談兵。雄辯滔滔。如瀉江河而下。合肥驚爲絕才。因曰。老

夫髦矣。本無志於天下事。今聞君一席言談。使我雄心勃起。有髀肉復生之慨矣。乃宿之於內書室。使掌祕密文件。而俸給甚微。月入不過一二十元。小徐坦然不以爲意。惟朝夕說合肥以練兵籌餉。縱橫天下。毋受他人牽制。合肥然其計。與之密籌進行之策。稍加倚任。一日清晨。合肥入書室。與徐談論。勿覩其雙顴皆赤。問其原由。徐蹠然曰。生有賤恙。一夕不近婦人。則身如火炭。坐立不甯。不知其所以然也。合肥笑曰。此正英雄本色。曩者紀曉嵐袁子才皆有此病。老夫不知先生有異稟。簡慢多矣。卽夕選擇婢女之有色者二人。使侍徐寢處。一箭雙雕。左宜右宜。小徐之豔福不淺哉。

▲極富貴持節巡邊

時光荏苒。歲月如流。小徐居段之幕府。言無不用。計無不從。屢經奏保。荐擢至上將職銜。小徐於是組織安福部。以爲段黨之勢力根抵。安福部旣成立。

用費浩繁。雖有曾毓雋、李思浩等諸人，竭財政交通二部之庫藏以供給之。而終慮用費太豪，難於報銷，乃以籌邊爲名，簡練軍旅。於是卽以小徐爲籌邊使，凡百用度，皆消納之於籌邊軍費中。徐旣擁此頭衝，輕裘緩帶，持節往來於邊地，所至之處，地方長官趨奉恐後。蓋全國文武官吏，自袁皇帝以後，幾無非段之屬下，直接媚小徐，間接卽所以媚老段。以小徐爲老段之化身也。且熟聞小徐不可一者，無婦人之事。於是宴會之後，必擇當地名妓，以娛小徐。窮邊風雪之區，而彼小徐者，恆得羊羔美酒，妙舞清歌，以銷魂於銷金帳裏，可羨也夫。

▲臥榻傍不容驕睡

初有湯某者，亦合肥門下士也。夙負才子名，爲人倜儻不羈，頗不修邊幅。喜作狹邪遊，合肥亦甚禮重之。自小徐擅寵，湯某甚不以徐之計劃爲然。屢於

合肥前訾其短。小徐銜之。然以爲前輩。且與合肥夫人爲姻婭。亦未敢遽訐之也。未幾而雲錦之事起。雲錦者。天津之名妓也。隨某鉅公入京。聲譽鵲起。安福部諸偉人。僉以不得識其顏色爲恨。其聲價之高。可謂一時無兩矣。湯與雲錦爲素識。雲錦初入京之時。湯某嘗爲之揄某。以故雲錦甚感之。湯亦日夕盤桓於雲之妝閣。借杯酒以澆塊壘。瓊枝相傍。鸚鵡追隨。羨而妬之者。固不知其若干人矣。徐亦豔雲錦之色。思欲嘗鼎一臠以爲快。乃小徐情意殷殷。而雲錦則甚形落落。小徐異之。偵其故。方知雲與湯相契之故。乃奮拳抵几曰。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會須撲殺此獠。值安福部開密議。事甚重要。已定議矣。而湯某忽生異義。堅執不可。小徐大聲叱曰。此何等事。豈容他人橫梗。不逐此腐儒。必壞我曹大事。合肥不得已。乃安置湯某於故鄉。不許在京。小徐之眼中釘。遂以拔去。卒據雲錦爲已有也。

▲三十萬釋放要犯

自民國以來。各部司員之舞文弄法。招取權賄者。殆甚於前清百倍。蓋監察無人。長官又多與之同病。且有之與之狼狽爲奸。以索重貲者。故官方益壞。未幾而有某次長納賄之事發生。事已張揚。長官不能迴護。已移付法庭矣。犯官求援于諸要人。皆以案情重大爲辭。犯官乃以價值四萬金之鑽環一對。獻于小徐之寵姬曰。夫人能了此事。將有十倍于此者。進。愛姬受之。言于徐。徐亦諾之。言彼能以三十萬爲余壽者。余必爲之解脫。犯官如命以進。徐乃與司法總長朱深商曰。聞犯官某將于庭訊之日。將我輩之陰謀。悉供之。大衆若然。則大事去矣。朱曰。然則奈何。徐曰。惟有陰縱之耳。朱首肯。乃延不訊鞠。而縱之出獄。卒以一紙通緝文書。遮外人耳目。而小徐又得數十萬金矣。

▲落圈套簽約辱國

我國之與某國締結攻守同盟也。當其未簽字之先。安福黨人。雖萬分秘密。然其事卒傳于外。朝野上下。奔走呼號。懼此事之喪權辱國。安福黨人。對於百姓。固悍然無所顧忌。而對於各省疆吏之奏請。則不能不加審慮。于是進行稍形中止。某國知其事非旦夕所能成。乃時請小徐。至其使館中。飫以精饌。娛以美色。中有一女。顏色絕美麗。徐屢目之。公使笑曰。公愛此豸耶。當以奉贈。惟以公之力。區區攻守同盟之約。自應易于就範。而乃牽于衆人。遲迴卻顧。何其無胆耶。徐此時心惑于豔色。又聞公使譏其無胆。因毅然曰。既承美意。明日當有以報命也。翌日。邀都中主要三四人。于段宅密議。會議之情形。外主不得而知。惟至晚間。小徐至某使館。而相持不決之攻守同盟。已逕行簽字矣。

曾毓雋之淫惡史

▲北戴河一擲萬金

安福部諸偉人。權雄勢厚。胆大心粗。以徐樹錚爲第一。其次當推曾毓雋。曾之爲人。小有聰明而不知大體。手段靈活。苟能得金錢者。誰極卑賤。汙辱之事。下流人所不肯爲者。而曾無不樂爲之。儻來者既易。故用之也。亦如泥沙。冀土盈千累萬。曾不少加顧惜。得之易者。失之易。理固然也。京師地處荒漠。黃沙匝地。屋宇卑陋。絕少高曠清疏。可以消夏之地。故每逢夏日。東西各國之公使。以及朝官貴紳。大都相率至北戴河者。位于京城之西北。山林清蔚。流水潺湲。爲北方不可多得之名勝。地多園林。紅牆青嶂。傑閣崇樓。掩映其際。南人遊其間。恍有東吳西浙之思焉。安福部已于其地。建築公寓。而曾毓雋嫌其過于繁雜。不足以選色徵歌。享園林聲色之樂。于是別

構一廛于其側。祇樓屋三幢。而建築之費。乃至萬六七千金。其華麗可想而知。曾乃得挈家中姬妾。相與邀賞其間。諸偉人皆自慚弗若也。

▲進苞苴何必昏夜

語有之矣。曰暮夜苞苴。蓋既已爲官。必稍顧官箴。賄賂爲居官所最忌之品。故與者受者。例必以昏夜。若夫青天白晝之中。則固多所忌憚。而未敢逕相投遞也。自民國而官方愈壞。此風遂革。進賄者類多于白晝。而不俟乎黃昏。然猶美其名曰運動。猶有掩耳盜鈴之態度。曾毓雋既得志。惟利是視。既長交通。國中路局。皆歸其管轄。于是欲謀路局之差者。咸麕集于曾之門。一日。有曾之從兄。自故鄉來見。曾延入。問有何事。從兄見客來盈座。囁嚅對曰。無事。及曾與諸客一一延接已畢。諸客皆興辭。類皆有所說項而來。紙幣堆于桌上。從兄自傍默計之。奚止百餘萬金。爲之咋舌。諸人既去。獨餘從兄。曾又

問之。從兄乃言鄉間有姻伯。欲爲其次子謀一路局管理。以三萬金爲弟壽。向者客衆。我不便啓齒。故言無事耳。曾睨而笑曰。諸客皆爲何來。此豈瞞人事。而乃吞吐效兒女子行爲耶。夫以官長納賄。謂爲非瞞人事。可以見其肆無忌憚之行境矣。

▲奪差使一家痛哭

曾毓雋自任交通總長後。大權在握。黜奪自由。任事未及二月。而交通事業之各項人員。無非曾之門下。卽舊日之員司。資格深而勢力偉者。亦且望風懾服。執重贄而拜門牆。方能保其地位。蓋曾之心計頗細密。某缺肥。某缺瘠。某缺雖肥而所得有限。某缺雖瘠而尙可盈餘。信心懸揣。如操左券。纖悉情形。無能出其掌握。於是量缺之大小肥瘠。而第其每月進奉之多寡。列表于壁上。若有缺進奉。至二月之久。則立撤其差。雖至親好友。亦不能有所假借。

而寬貸之。故交通人員常惴惴焉。惟恐進奉之不敷。而不慮正帑之不足。無形之中。其虧耗國家之財源實甚。曾有一姨兄。千里來投。曾留之府中數月。方畀以路局上一差。其姨兄頗古執。必欲正供足。然後計及進奉。累月無所獻。曾銜之。假公事奪其差使。雖由其姨母再三哀求。亦毅然不回。謂此而不懲。人將謂我徇私。姨母回家。與其子媳輩相抱痛哭。哀感行路。曾之刻薄少恩。于此可見矣。

▲供黨費挪用庫金

我國地大物博。而每歲費用。恒患其不足。以至負債纍纍。永無清償之日。此其故何也。我國之官貪吏蠹。固自古已然。非自今伊始。而敢于明日張胆。挪用公家帑項。則至今日而益甚矣。前此之貪官。猶畏君主之摘發。而受不測之禍。故至于稍稍侵吞。肥其身家。則于願已足。今則大總統不果爲黨人之

傀儡。又豈能動其毫末。于是黨人之慾念愈熾。數千百萬之公款。取之如寄。國安得而不貧。安福部成立以後。黨中之費用浩繁。爲他黨所未有。蓋不特須收買黨員。尙須支配軍隊。使爲我用也。然則安福部之黨費。果何自而來乎。區區黨員之公積。烏足以供之。實皆曾毓雋挪用交通部之庫款。以接濟之也。當籌練邊軍之時。曾毓雋至以庫款一千萬元之鉅金。報效本部。爲練兵之費。可謂駭人聽聞矣。

▲洩秘密自殺寵妾

曾之外交手段。頗爲敏妙。故皖系凡有對外交涉之事。悉以曾爲折衝樽俎之材。曾與某國公使。其關係尤爲密切。蓋由于國際親善者。特其表面。而實則以借款之關係。是以日形親密耳。安福部黨人類多揮霍無度。卽以財政交通兩部之供給。猶屬杯水車薪。于事無濟。于是不借外債。以彌爲補之方。

顧政府之借外債也。猶必經幾度之攷慮。方能成立。安福部則不然。苟可以得款者。無論某礦山。某鐵路。皆可爲抵押品。損失之鉅。大弗問也。曾之經理此種借款。亦自知違反民意。一朝暴露。肉不足以供衆人之食。而利其回扣之鉅。又不甘拱手而讓之他人。所謂利令智昏者。非歟。一日。曾方在內書室中。與某國公使談判一借款。不知又將送却許多權利。正磋商間。而風動簾開。屏間忽呈粉面。伊何人。則曾之寵妾朱氏者。是某公使去後。曾入內。詰責朱氏。不應竊聽秘密。此事一播。余將爲集矢之的。詬讓多時。竟逼令朱氏自盡。焚琴煮鶴。玉碎香銷。亦忍人也哉。

▲弄風情總長踰牆

曾之貼隣。有陳姓者。亦官宦之家。有女左芬。豔名四播。曾嘗耳其名而慕之。屢欲遣人通殷勤而未暇。日者曾于園中閑遊。忽聞隔牆有嘻笑之聲。聆其

音知爲女子。心憶殆卽左芬步耶。因至假山石上。于牆缺處望之。則見一二人。嬌妹。意態神情。傍嬌側媚。爲生平所未見。後隨妙鬢二。緩步花陰。殷殷笑語。曾乍覩之。不覺魄蕩魂飛。罔知所措。因微嗽以驚之。女聞聲。仰首見曾。亦不差澀。第小語二鬢曰。是隔壁曾大人邪。我意曾大人必老髦。豈意猶是中年人。且風流爾許也。一笑入內。曾聞其言。含情綿渺。愈增春興。乃攀援樹枝。由牆缺而跨上陳氏之假山。匍匐而下。美人之衣香鬢影。彷彿猶接于耳目。爲之愴悅迷離者久之。俄聞人語喧闐。將來園中。知不可留。復由假山踰牆而出。

▲歡喜緣翻成孽債

自踰牆以後。曾之魂魄。已爲陳左芬勾去。眠思夢想。寤食不安。恨不化爲蝴蝶。身生雙翅。飛入美人香閣。飽餐秀色。奈祇有一面之緣。自爾日之後。日伺

牆陰。終不能一聆美人罄咳。適赴友人之約。驅車至公園。爲時尚早。友人未至。倚闌遙睇。忽覩一麗人。視之。陳左芬也。喜極不禁脫口而呼曰。陳小姐何來。盍至此閒小坐。女點首。遽就曾側。拂石而坐。言詞亢爽。無塵俗氣。曾此時心癢頭搔。屢以遊詞挑之。女微笑曰。大人尊重。此間耳目衆多。大人如有意。可于明日午後。仍由牆上來我家可也。低鬟一笑而去。曾爲之神癡木立者久之。幸友人旋來相覓。方能將此事暫撇。翌日午飯過。屏退從人。獨至園中。立假山上。昂首喁望。歷一小時。方見左芬姍姍而來。不攜一婢。曾急踰牆就之。女款接甚殷。坐甫定。忽女之父昂然而入。問爾從何處來。曾此時無地可入。惟言願罰。結果則十萬金之銀行支票。已不潛而飛矣。

▲捉罪魁挈款潛逃

語云。日中則昃。又曰。物極必反。安福之勢燄。已臻絕頂。爲衆人所嫉視者久。

矣。蘊釀久之。而霹靂一聲。直皖之戰事忽起。安福黨人志驕氣盈。視直軍爲小鹵跳梁。以爲無足重視。豈意一再交綏。皖軍一敗塗地。不可復振。徐樹錚輩。猶思悉索敝賦。爲背城借一之舉。曾四顧躊躇。知大事已去。况直軍又有請政府捕捉罪魁之舉。總統已有允意。遣人監視諸罪魁之行動。曾乃至交通部中。將賣地賣礦賣路等之緊要文書。一起收拾。併部中之現款。囊括于皮包之中。返至家中。則諸姬類多捲其房中所有。隨其所歡而遁。七零八落。不成氣象。慨歎一回。卽攜其所有。至交民巷中。託某公使保護其生命云。

李思浩之淫惡史

▲五十萬元營金屋

李思浩本紈褲兒。家世富厚。年輕之時。與牧豕奴戲。一擲百萬無吝色。蓋其視財如糞土之心。固自年輕時已然矣。當其初隸安福部之時。曾出其私財。

以助黨中公費。故黨中人咸器重之。是時名妓江瑤柱新從青島來。京中冶遊子弟。靡不爭先恐後。擲鉅大之纏頭。以先覩美人爲快。李亦其中之一人也。既見江妓。覺名下無虛。可稱絕色。于素昧平生之人。一見之頃。遽以量珠爲請。江與假母皆怪之。疑其急色。而有神經病者。乃對之曰。若能價買在隣之貝子園爲金屋者。當如命。蓋江之所寓甚湫隘。而隣有前清某貝子之邸第。宮殿宏壯。園林深遽。估價在六七十萬元之間。故以此難之也。李聞之。微笑應許。至翌日。而貝子園之文契。已陳于江妓之妝閣中。興高彩烈。備移居之事。其署款之金。則赫然五十萬元也。其豪奢可見一斑矣。

▲爭總長獻妾輦金

安福部之勢力。既日益擴振。乃謀置諸人于要路。以爲黨中根據地。李思浩初意。欲得交通總長。段合肥已許之矣。而曾毓雋手段敏捷。非李之所能敵。

卒爲曾所攬而去。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惟財政部猶可與之相將。苟運動而得之。猶足之解嘲。而風聞某也以二十萬金獻某也。以三十萬金獻某也。其目的皆在財政總長也。李聞之懼。乃以五萬金購一妙年女郎。其衣服妝飾之費。又費五六萬金。併媵以女婢四。黃金三萬兩。以代妝奩。恭自齎獻于某當道。當道嘉其孝順。不忍重違其意。乃卒排衆議。而以李爲財政總長焉。嗟夫。其得官之時。所費之金錢。如此其鉅。任職以後。豈有不思十倍以求償者。于是乎財政部之前途。遂不問而可知矣。

▲嬖變童斥逐司員

李旣就財政總長任。氣概華豪。不可一世。平日之所愛者。則由泥塗而致之青雲。平日之所惡者。則舉而蹴之。如去草芥。愛之加膝。惡之墮淵。富貴之作爲。大率爲此。不足爲李咎。惟李則其尤甚者耳。初李有寵童王小三者。出入

園中。肆無忌憚。說者謂李與之有斷袖歡。事之有無。局外人無從窺測。惟外人欲有求于李者。非以重金賄小三爲先容。則不能達其目的。于是小三之富。乃甚于總統。李長財政。小三恒出入部中。奴叱司員。憑陵僉事。自次長以下。皆仰望其鼻息。無敢少拂其意。有老司員奚某者。爲人有風骨。卽李亦憚之。一日與小三衝突。小三遽批其頰。奚某大怒。欲至議院中訴李縱奴不法。狀李再三謝過。乃已。然卒以其忤小三故。假公事以困之。斥逐出部焉。

▲奪鑽石夫妻反目

李既過事豪奢。不惜物力。當時輿論。至以李與曾毓雋二人。比于晉之王愷。石崇。其行事可以想見矣。家中妻妾等。亦尤而效之。靡然從風。不復知金銀珠玉。爲貴重之物品。李嘗于某國人處。獲一巨鑽。鉅如雞卵。光如明月。希世之寶也。論其價值。當在三十萬元以上。李既以與其妻矣。而李之妾姜氏欲

之。李百方尋覓。願出重價。而終不能得如此之鉅鑽。姜氏恚甚。不食。李譬勸無效。乃往妻處。詭言有人借觀。取鑽石以界姜氏。姜氏乃喜。其後妻屢次催索。李答語枝梧。李妻疑惑。暗中偵訪。知其下落。謂其寵妾欺妻。與李大起交涉。李無可如何。祇得宿于外舍以避之。賴有魯仲連者。出而排解。使李以五十萬金餽其妻。家庭之爭端。方能止息也。

▲演祕戲愛妾夭亡

飽暖思淫。人之恆情。况在富貴紈褲之子乎。李思浩。生性喜淫。自詡其得異人傳授。能一夕而御十女。以故門下之士。爭爲奇誕不經之說。以導其淫邪。有以容成之說進者。有以海上之方進者。李皆嘉納之。又有以明之唐伯虎所畫祕戲冊三十六頁獻者。李得之。如護異寶。日與其最幼之妾方氏。按圖試演。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方氏年祇十六。名花嬌小。不禁驟雨狂風。半載之

中竟以瘵疾夭折。李哭之慟。懸樑覓刃。欲與之俱死。家中人多方防閒。不能如願。乃大作佛事。以超度亡魂。喪中所用之錫箱楮錢等。凡值銀十二萬有奇。可謂自古至今所未有。又于曠野。建築一宅。凡生人所需之器具。無不備具。工竣之日。舉火焚之。以爲方氏冥宅。所費者亦四五萬金。此種豪舉。又王愷石崇所未有也。噫。

▲得炸彈甘心受侮

某日之晨。李府中忽然傳四姨太太失蹤。街談巷議。莫不引爲笑柄。李于此妾。雖不甚寵愛。然任其鴻飛冥冥。不加查究。則家中姬妾。何止數十人。若皆效尤。將復成何體統。于是一面將其照片呈報警廳。懸賞購緝。一面則嚴究房中侍婢。以求其蛛絲馬跡。方知前此四五日間。四姨恆召某門客。至內堂。託其購辦什物。至是而某門客亦逃。知其偕去無疑。乃以婢子屬警廳。務期

必獲。案垂破矣。而李府忽遣急足持函至警廳。囑其將此案註銷。警廳中人。費盡心思。方期迅破此案。以獲重賞。忽接此函。相顧錯愕。不知此事祇得遵命而行。一場掃興。蓋李于此夕。忽然得一炸彈于枕畔。謂若必根究逃妾事。則明晚有鉅于此者奉敬。李此時喪胆亡魂。不復辨其真假。立刻遣人至警廳銷案。蓋以生命至重。逃妾事小。不欲以彼易此也。

▲殺屠戶大逞淫威

自屠宰稅實行以後。肉價飛騰。食肉之家。頗感其苦痛。然既能食肉。稍巨其價。亦自無妨。而直接受其病痛者則屠戶也。京師屠戶甚衆。屠宰之業甚盛。以稅務節次加重。不堪負擔。乃聚衆數百人。至財政部衙門呼籲。蓋以屠宰稅固直接隸屬於財政部者也。減輕稅率。惟財政部有其權耳。李適由家中乘汽車至部。見署門擁擠多人。不知何故。急詢何故。門丁跪稟所以。屠戶知

係李總長。俟其出車。競跪于地。哀求救濟。李大聲叱之曰。稅則重輕。國家自有權衡。豈爾輩賤人所能干預。屠戶噪曰。稅金皆出之我輩。切膚之痛。要求略減。以示體恤。豈謂無權干預。李愈怒曰。若輩擁衆喧鬧。欲謀反耶。遽命衛隊開槍示威。于是隆隆之聲。震動遠近。屠戶中彈而斃者。凡三四人。禁廳聞耗。率隊來彈壓。屠戶方奔逃四散。而數人之生命。已歸于枉死城中矣。淫刑以逞。至于此極。可爲無所不至矣。

▲西飯店得耗奔逃

直皖戰事起。李承段合肥旨。羅掘財政部之現款。以供軍費。醉生夢死。猶自信皖軍佔必勝之權。滅此朝食。固意中事耳。是以敗耗頻聞。卽自信最堅之徐樹錚。已顰眉蹙額。一籌莫展。而李尙處之泰然。不以爲意。日惟徵歌選色。以爲行樂之計。聞直軍要求懲辦罪魁之說。冷笑曰。若輩殆夢嚙耶。某日。方

宴于西飯店。飛箋召名妓十數人。左擁右抱。其樂無涯。方謂雛妓郁采金曰。今夕我將以八千金爲汝脫籍。汝明日將在我邸中矣。采金他顧而笑。諸妓皆豔羨之。方金迷粉醉間。而李之僕人倉皇掩入。附李耳刺刺告語。李不禁推案而起。詫曰。果有此事否。僕人曰。小人行時。警吏已環繞前後門矣。李猶作鎮靜狀曰。勿妄言。致搖動衆心也。而門口汽車已備。李趑趄出門。升車而去。路傍之人皆指目之。謂是李總長。頃間奉命收捕。而彼乃安然乘汽車往東交民巷去矣。

朱深之淫惡史

▲舞深文誣良作盜

朱深之法學。闡及精微。實爲法學界之鉅子。使其能軌于正。則外交總長一席。當然舍朱莫屬。無奈其自私自利之心過重。爲安福部効力過甚。以致身

敗名裂。斲身于十大罪魁之列。一失足成千古恨。可爲朱深詠焉。朱深之性淫而毒。狡而狠。時人比之於李林甫。以其笑裏藏刀。恆於睚眦之間。中人之危法也。朱微時。有隣人童氏。家富而有女甚美。時朱已嶄然露頭角。屢遣人求婚。童氏父兄以朱有才無行。却之。朱憤且愧。及得志。欲假事報其夙怨。使大盜攀其爲窩主。及搜檢贓證。則絲毫無有。童氏多方運動。司法界皆知其無辜。咸欲開脫之。請於朱。朱曰。事雖未確。然童氏實有爲盜之心。不可輕縱也。以此之故。而童氏卒傾其家。此其舞文舞法。較之漢之酷吏。猶爲過之。以求婚不遂之細故。敢於含血噴人。傾人之家。蕩人之產。誣良人爲盜賊。其設心尙可問耶。

▲六國飯店訂密約

朱之爲人。不特善於法理也。且長於交際。遇人無貴賤。咸能得其歡心。謂朱

某厚我。朱對於外國人。尤能猜知其嗜好。各擇其所好以投之。靡弗中者。一日。奉某當道命。至六國飯店飲宴。蓋某新與某國人訂一借款密約。事已垂成。而其中條件。尚多苛酷之處。須以法理解決之。方能知其利弊所在。故特召朱以釋之也。朱既至。見座中無他人。惟段與曾毓雋及某國公使三人而已。坐定之後。段以條約草議付朱。令其參酌。朱乃本其法學。與某公使詰辨移時。方將條約中最酷之條件除去。其實國民受此約之害。已不知其幾許矣。所爭者特區區耳。而十數萬先之回扣。本係曾毓雋所獨吞者。乃爲朱攘奪其一半。夫亦可爲財運亨通矣。

▲又麻雀喜得豔姬

朱深性嗜麻雀。每從政稍暇。卽召友入局。卜晝卜夜。盡興乃至。輸贏之鉅。動輒數十萬元。坦然不以爲事。朱之妻亦嗜之。所結之閨友。多京師鉅富家之

婦女每來朱宅。非賭不歡。其輸贏之鉅。較之於朱。有過之無不及也。有時祇有三人。則呼朱入內湊數。朱亦樂於奉命。蓋因此之故。得與豔婦妖姬相接。近亦幸事也。一日者。有夙謫之李太太。偕一美女來。乃陸氏之閨秀。年祇十七。美豔無雙。朱於廳側遇之。訝爲神仙下降。正閉目深思之際。而侍婢以夫人命。召朱入內。又麻雀。朱大喜過望。朱入內室。與李太太相見過。然後與美女相見。始知陸氏麗芬。爲李之姨女。怙恃俱亡。依其叔以度日。今來探親。小住京中耳。朱唯唯。知其孤露可圖。乃於碰和之際。目挑眉語。極力鈎搭。一局既終。而朱之所負。乃在十萬元以上。李太太窺見其隱。乃以冰人自任。再四磋商。令朱出五萬金爲妝奩之費。而陸麗芬遂爲朱之第五妾矣。

▲鑽狗洞羣姬噴飯

朱之好色。根於天性。故其對於家中姬妾。事事取服從主義。不敢稍加干涉。

然朱則不敢干涉家人。家人反事事欲干涉之。每於其出外。必令心腹家人跟隨。如有違背閫令。在外狎妓宿娼等情。則必來家報告。以便按律懲治。朱於平日。口若懸河。引據法律。無不中肯。至於妻妾之前。則任其叱責。訥訥無一語。馴服如貓。無反抗之能力焉。一日。朱赴段宅飲宴歸。爲羣衆所至。嫖妓寮中冶遊。朱屢欲逃歸。爲衆人所挾制。不得脫逃。乃厚賄僕人。使其勿至家中。中調語。豈知金錢之勢力。忽微。夫人所遣之偵探。已將其事歸告。越日天將夕。朱自外歸。中門緊閉。叩之不應。朱徘徊戶外者半日。忽憶及書室之庭心。與內室相通。祇隔以花屏一事。花屏之上。有一洞。容犬內入。近來愈拆愈大。儘可由之而入。乃折至書室。自洞中鑽入。至內室。則諸姬妾聚飲方酣。訝問何自而入。朱期期曰。自書室中花屏上洞中來耳。衆鼓掌大笑曰。然則鑽狗洞耳。相與大笑。有噴飯者。

▲因捕鼠拆毀隣家

數月之中。朱之宅內。忽發現一奇異之事。則諸姬房中。所有金珠玉翠等貴重首飾之品。每置之桌上。卽不翼而飛。朱深用心攷研。迄無朕兆。不知其何自而去。若爲家人所竊。則必有形跡可尋。且決不至各房皆失竊。因與衆門客言之。門客皆酒囊飯袋之流。安有奇謀異策。皆詫爲異事。一客曰。我曾閱小說。有一家失一珠環。至成疑穴。後由問官再四探索。方知爲鼠銜至隣家。衆皆和曰。是必然矣。否則閨中禁密。諸物何從飛去耶。朱爲衆說所動。遂欲至隣家索之。隣家不肯。朱怒。使家人硬加搜索。不得。則併其牆壁拆毀之。隣家無意之間。遭此鉅災。幾欲覓死。後經衆人說項。使朱出數百金。以與隣家。爲修葺牆壁之費。其事方寢。諸客之譎言。固屬可嗤。而朱之輕舉妄動。厥罪亦維均焉。

▲信讒言虐殺兩婢

朱既大索隣家。既不獲贓。又不得鼠。一場無趣。而家中之失物依然。初不以其毀牆敗壁之凶。而稍稍斂跡。朱亦無如之何。乃懸賞於家中曰。有能知其事而出首者。賞二萬金。懸賞之後。有黠婢來告曰。是乃碧桃綠雲之所爲耳。碧桃綠雲者。服侍三姨之婢子。平時喜以言語勝人。銜之者甚衆。朱聞告。不問皂白。遽命械二婢來。訊之不承。朱怒曰。不加刑責。安肯承服。因置鐵練於地。使二婢跪其上。而以籐篠笞其背。至於血肉狼藉。膝痛欲折。二婢極口呼冤。朱愈怒。謂我親聞人言。豈冤汝者。而猶欲抵賴耶。亟命人以繩繫其兩手。懸於空屋中。絕其飲食。俟明日將復訊。豈知二婢雖年弱貨。豈能當此重刑。及翌日黎明。主者啓戶呼之。杳無回答。急解之下。已經體冰氣絕矣。嗚呼慘哉。

▲枉國法激動公憤

近年以來。民氣激昂。非復前此之易於壓制。加以人民之學識程度。漸次增高。亦非若前次之愚蒙。自皖系與某國締結密約。喪失權利。人心大憤。京師各學校學生。乃聯合以抵制之。奔走呼號。日往來於安福部諸要人之門。請求廢約。諸人初則敷衍之。迨後愈鬧愈甚。諸人乃用專制之手段。突然下令逮捕學生。至數十人之衆。司法部實爲其主動。於是朱深遂爲集矢之的。京中報紙。除安福部之機關報外。無不吐罵朱深。朱深不知自反。恨其肆意譏評。由是倒行逆施。封閉報館。捕拿主筆。治學生以重罪。一切設施。無非濫用法權。以遂其營私結黨之目的。至是而朱之人格。乃日趨於卑下。不可復問矣。衆人之恨朱深也。甚於徐樹錚。無不欲寢其肉而食其皮。蓋以彼深通法律。領袖司法。苟能持正不阿。則安福部諸人。未必敢肆無忌憚。至於如此地。

步也。

▲攫鉅金狡兔營窟

朱深目光甚銳。當直皖戰爭未發生之前。明知皖系必敗。已輩將無立足政界之地。於是思預爲之計。以爲將來失勢後之倚賴。故預將其家中所有之現金等。悉存於外國銀行。時則軍事開始。安福部中需款孔亟。羅掘旣窮。則惟恃借款爲挹注。其將敗之時。猶以某礦產抵押於某國。得價一千萬元。係朱深爲介紹人。磋商旣畢。簽字付款。手續悉已完備。款項亦已交付。段督辦惟望此款。以救燃眉之急。屢召朱深問之。而朱深卒以磋商未就緒爲對。豈知一千萬銀元。已存入某國銀行。爲朱深之私產矣。此等借款。皆係我民之膏血。朱深以最敏捷之手段攫得之。可謂強中更有強中手矣。狡兔三窟。不其然歟。第恐終有水落石出之日。此類賣國鉅金。未知能供朱深終身受用。

否耳。

姚震之淫惡史

▲樹花林大興土木

千古以來。小人得志。其驕奢淫佚之舉動。恆視富貴人爲尤甚。蓋當其未得志之時。仰望富貴人之下風。處心積慮。謂必如何而可以幾及。我若旦暮得之。當可以稱心愜意。而惟我所欲爲。慕之也如是其切。則其既得之後。不惜倒行逆施。以償其所大欲。又何怪其然耶。姚震本一浮浪子弟。已而投身於安福部中。吹牛拍馬。竭盡諂媚之致。諸偉人皆悅而憐之。於是姚遂由婁人而爲富家翁矣。既得志。乃遍召京中蟻媒。使其遍相名花。苟得國色。萬金之賞不吝。匝月之中。買得姬人六七。嫌寓居湫隘。不足以樹花林。乃大興土木。購地建宅。凡費金十五萬有奇。崇墉壯宇。金碧交輝。工程之侈麗。爲近日所

罕。宅中有院四。每院有房二十餘間。可以容姬妾一二十人。其規模制度。略仿大觀園之氣象焉。

▲媚佳人粉墨登場

姚所娶諸姬之中。有四人係曲院中來者。皆有戲迷之癖。每日必至劇場中觀劇。至深夜乃歸。姚欲禁之而不可得。乃集諸姬而謂之曰。若等之所以喜觀劇者。以其悲歡離合。描摹盡致。令人可泣可歌也。今諸卿既皆讀書識字。且皆能歌唱。余雖不才。亦可附於丑末之列。曷弗自製戲妝。於閒暇無事之時。自編節目。粉墨登場。聊遣一時之興。何如。諸姬皆大喜。催促姚速即備辦行頭。姚乃遣人分頭置辦。凡數萬費金。方將應用之物。略爲齊備。某日黃昏將近。電燈耀彩。明月流輝。姚乃率領諸姬。登臺演唱。姚塗面爲丑角。演未及半。而臺上下諸人。悉譁然大笑。蓋所演之戲。皆不中節。且鑼鼓樂器。又不中

程。非驢非馬。令人觀之。不知爲戲劇。直疑爲五六歲小兒女。在庭中嬉戲耳。其頑鈍無恥。至此極矣。

▲爭回扣反戈相向

歐陽修有言曰。小人無朋友。見利則相合。利盡則交疏。斯言也。真千古不易之名言。而小人之名。亦於此而可定也。姚震微時。與朱深爲友。且有同學之誼。故朱與之互相提攜。朱長司法。而引姚爲大理院長。以爲己股肱腹心。無如姚得志之後。漸相攜貳。遇事不復與朱商酌。嘗以己意獨斷行之。朱已積不能平矣。一日。朱經理一借款。應得二百五十萬之回扣。已收入私囊矣。而姚以借款之事。已亦嘗奔走其間。今回扣乃爲朱所獨吞。心實不甘。乃屢次與朱衝突。必欲分半而後已。朱許以五十萬。姚猶弗欲。爭之至烈。二人幾至決裂。事爲段督辦所聞。以同室操戈。有礙黨中名譽。且爭執不已。必至機關

盡露。路人皆知。因勸朱以百萬與姚。而寢其事。自後李姚二人。遂交惡如水火矣。

▲得贓金殺人滅口

從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凡多取不義之財者。其用財之道。必不能儉節。姚震雖善封殖財賄。巧取豪奪。無如諸姬下人。競爲奢縱。一衣之費。動至數十金。一飾之細。動至數百金。以至數千金。一人如此。推而至於十餘人。無不如此。雖有銅山金穴。將立見其敗矣。微石崇王愷。誰能支持於其間哉。姚震區區數百萬金之家產。不轉瞬已告匱乏。於是殫精竭慮。以求生利之方。常鬻獄縱囚。取其贓銀。以資挹注。嘗有一巨盜。所刼之財。已及二千萬。可謂近今絕無僅有之大盜。訊鞫得實。將處極刑。姚使人謂之曰。予我五百萬者。我貸爾生命。盜信之。摒擋三百萬以獻。所少之二百萬。俟出獄後補足。姚受其

金。而查核是盜。萬無生理。乃以毒藥斃之獄中。又懼經手人漏言。則假事逐之。其手段可謂辣矣。

▲媚外人一席萬金

姚得志以後。舉高傍矚。知欲固高位者。非託庇于外人不可。由是專心媚事外人。凡外人有所囑託之事。靡不盡心竭力。我嘗謂苟能以待外人之術。以盡心于職守。當爲中國第一良吏。無如其對於外人則如此。對於國人則又匿誠相與。惟利是圖。此國之所以日就貧弱也。姚一日設席于六國飯店。遍觴各國公使。預先傳命店中之人。今日所用之肴饌。務宜盡天下珍貴之品。金錢非我所計。店中人領命。于是筵席之間。窮極奢麗。卽所用之刀叉等。亦極天下之寶貴。刀柄上所嵌之寶石。須值銀數萬。其他可知矣。席終計費。共計二十餘萬金。蓋東西各國之例。每宴客以一人爲一席。統計席間之客。不

過二十餘人。而所費亦至二十餘萬。蓋每人須佔費一萬矣。古諺云。富家一席宴。中人十家產。今姚震之所爲。又奚止中人十家之產哉。

▲縱淫惡尼菴宣淫

姚震又喜獨身作狎邪遊。章臺曲巷。柳陌花街。無不有其足跡。下至冷僻之衢。人跡罕至之地。亦躬親巡行。冀得尋芳獵豔。一遂其淫慾之思。一日者。忽有少年尼數人。涉訟至大理院。姚適見之。驚爲絕色。因曲貸其罪。令其改過自新。尼皆感謝而去。姚默識其庵址。于異日微行訪之。入庵門。瞻禮佛像。畢。羣尼留待茶點。談話之際。有一尼注目視姚。覺其似曾相識。因與諸尼作耳語。皆瞿然曰。是也。乃合掌膜拜曰。姚大人何暇至此。微大人慈悲。爲我佛護法。則小尼等皆成齋粉矣。因延入雲房。肆筵設席。水陸畢陳。姚亦安心享受。羣尼皆嫻絲竹。能謳小曲。酒酣之際。笙簫競奏。歌唱雜陳。姚樂極。不復自

持如頷江瑤柱。覺有異樣風味。洵乎與江南之慧山。有異曲同工之概矣。

▲假搜贓掠取奇珍

姚有門客張姓者。自稱能識古董。凡秦漢之磚瓦玉石。晉宋元明之字畫。一經其目。莫不如犀分水。如錐畫沙。眞贋立辨。姚信之。使居門下。爲已審擇古董之物。一日。姚閒暇無事。盡出其家中所藏之珍珠寶石等。與張賞識。等其高下。審擇旣畢。姚沾沾有自得之色。謂張曰。我之所藏。雖不云富。其中頗有珍貴之品。爲外間所無者。亦足以自豪矣。張曰。以門下觀之。殊未見其可寶。若敝同宗某局長所藏之夜明珠。夕間置于房中。可以照見纖屑之物。其光十倍于電燈。則可謂至寶耳。姚聞言。不禁欣羨。默念張氏夙稱巨富者。欲以金錢相易。其事必不濟。于是頓生惡念。賄囑獄中之盜。謂有贓藏于張氏。姚又密囑警廳人員。至張氏搜贓時。務得此珠以與已。一轉瞬之間。張氏如遭

盜劫。所藏珍寶。皆不翼而飛。夜明珠卒歸于姚震云。

▲蟬脫殼冥冥鴻飛

直皖戰事既起。姚震日則隨同諸要人。辦理軍事。夕則往來于尼菴妓寮。以縱其淫慾。可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傾。而猶飛鳴酣嬉。以自鳴其得意也。無何而全軍覆沒。捕捉罪魁之命令已下。姚猶熟視無覩。及時行樂。某日返家。忽見門首有警吏多人。往來蹀躞。異之。轉念是必捕拿自己而來者。因卽回車奔避。警吏亦坐汽車跟踪而至。疾云則疾。徐云則徐。姚知不能脫心。中焦急殊甚。至轉角處。見道傍停有汽車數輛。乃命車夫緩行。俟兩車相並時。姚自車窗中躍出。入彼車中。卽命向來處而行。以帽簷遮其額角。與警吏之車。劈面相遇。警吏固不知姚在其中也。漫然過之。不以爲意。而姚之車夫。偶回首不見其主人。心中大惑。停車不進。警吏之車已追及。乃一躍而上。姚

車。則車箱之中。闐其無人。而罪魁已冥冥鴻飛。莫知所之。可謂巧矣。

梁鴻志之淫惡史

▲葫蘆案勒索鉅金

民國之參議院。主持立法之權。以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其責任何等重大。然奸人利用此職權。迎合政府之意旨。以遂其升官發財之目的。則又莫不以此爲終南捷徑。故當選舉之時。不惜傾其家產。以爲運動之費。其意非欲爲人民代表也。不過藉金錢以捐議員之頭銜。以施行其發財政策也。觀于十大罪魁之中。梁鴻志之已事。可爲之流涕太息者矣。梁鴻志夤緣得參議員後。又鑽營爲本院祕書長。乃聯絡多數議員。把持院中事務。政府每有公事交議者。必先與梁接洽。梁以爲可者則通過。梁以爲不可者則否決。于是梁之權力。乃偉大而無倫。政府中人。反曲意交歡之。以求其事之獲濟。梁居中

攫取之款項。乃不可以數計。至于參議院所議決通過之事件。率皆葫蘆提視之。視梁之意旨爲從違而已。以立法機關而爲人所操縱把持。以買重利。尙忍言哉。

▲接家眷驕其妻妾

梁既與政府中人。狼狽爲奸。所獲之造孽錢。何止數百萬。小人得志。氣象頓殊。租公館。買姬妾。奢侈淫佚。靡所弗爲。梁一日之間。忽念及家中妻妾二人。曾與已同貧苦。今已已安享富貴。不當有背初心。使之向隅。且京寓無內主人。亦殊非計。乃決意遣僕人。至故鄉迎接妻妾。既至。梁迎謂二人曰。若等常謂梁二無賴。當以窮餓死。今若等試視寓中富貴。豈故鄉紳富之家所有。梁二畢竟不凡哉。語畢。磔磔如梟鳴。令人聞之震悸。妻妾皆笑曰。我輩之所以朝夕曷君者。正望有此日耳。非喜與君作瑣碎談也。今若此。又何言。嗟乎。孟

子曾記齊人處室。驕其妻妾之事。令人見之欲嘔。今梁之驕其妻妾。其與齊人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且玩其口吻。大有漢高祖對太公之氣概。可謂忘形矣。

▲分贓銀姬妾交鬩

梁之妻妾既至。梁命新買之姬四人叩見。妻雖不悅。而以丈夫得志。大抵如斯。况係初至。祇能含忍。旬日以來。相安無事。適梁又得贓銀十萬元。妻欲獨吞。梁不可。將銀分派。妻得三萬。妾得二萬。新姬四人各得一萬。餘一萬則作爲公中款項。在梁以爲如此分派。可謂公道已極。豈意妻妾之間。各懷意見。在妻則以爲己本內主。財權應由己獨掌。妾則以爲己雖爲妾。係患難相從之人。當與大婦同體。新姬四人當家眷未至之先。每得錢物。輒由四人按股均分。今乃祇得四分之一。夫人猶可。妾則與己爲一體。乃因新舊之分。而相

待之岐異若此。六人人各有心。面上皆有不愉之色。俟梁出至書室。卽開始談判。始而爭辯。繼而叫囂。終而怒罵。怒罵不已。至于用武。梁聞聲。趨入勸解。妻妾六人。已扭作一團。髮披髻散。不成人形矣。既見梁。則不問情由。或撕其衣。或牽其袖。或抓其面。或搥其短髮。聲聲毒詈。語語刺心。梁此際如處槍林彈雨之中。四面楚歌。恨不立時插翅。飛出重圍也。

▲避家難出外冶遊

扭毆良久。賴家人再三相勸。妻妾亦皆力盡聲嘶。方才罷手。梁得脫。卽飛逃至書室中。就鏡屏中顧影。但見葱葱之髮。厯亂如蓬。皺紋之面。添上十餘條血痕。嶄新之西裝。撕得七零八落。不成模樣。不禁長嘆一聲。淒然掩淚。時適段芝貴來訪。梁因係常來熟客。不待通報。逕入書房。甫至門側。忽聞梁太息曰。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異之。推門而入。見狀大驚。已而恍然曰。若殆爲娘子

軍所窘。此亦我輩家中所恆有之事。何頹喪若此。梁搖首曰。婦女吃醋。固屬恆情。惟我家之人。兇悍異常。則出於常情之外耳。正相語間。而內室之喧聲又起。聲勢汹汹。如萬馬千軍。齊聲吶喊。梁色變。段笑曰。子有家難。益出外避之。因促其整容易衣。梁初猶不欲。段附耳語曰。子不聞南中名妓。所謂小蘭香者。已于昨日蒞至乎。曷弗前往彼處。一擴眼界。而書空咄咄。效楚囚之泣耶。梁聞之。始有喜色。遂相偕作冶遊去。

▲索報酬強佔幼女

梁至小蘭香處。覩其嬌小如飛燕。冶麗如名花。知梁爲當代名人。殷勤晉接。笑語生春。梁在家所受之惡氣。至此乃消釋淨盡。怡怡然安享溫柔之樂。酒闌客散。真個銷魂。凡宿於彼間者。旬有二日。家中之妻妾。屢次遣人邀請。梁悉置之不答。蓋此間樂不復思蜀矣。某日。僕人引一生客至。謂已來家五次。

必欲面主人。故引至此間也。梁視其人。乃已之表叔王某。已窮困時。曾賴其資助者也。相見後。各道契闊。王屏人語曰。余有要事相求。不知能爲力否。梁問何事。王某述其究竟。始知彼在家鄉。以公款辦一電燈公司。成立之後。私向某國人借銀五十萬。以公司作抵。事爲省議會所知。逼令廢約。故來求梁爲道地。梁笑曰。此亦細事。容商之。談半晌。王別去。卽於下午邀梁至其寓中。晚膳。令妻女出見。方知其挈眷而來。梁猝覩其女。嬌豔之態。尤勝於小蘭香。饒涎欲滴。因要之曰。表叔能以表妹爲姪婦者。則當干冒不韙。爲叔了當此事。否則不敢担此重大責任也。王夫婦知其有挾而求。因事已急迫。不復能顧惜一女。慨然許諾。梁於是別營金屋。以貯阿嬌。老夫少妻。其樂靡涯哉。

▲施暗箭議員大鬪

某日。參議院開常會。議政府借款事。爭辯之間。忽發生衝突。由叫罵而至於

鬪毆。院中秩序大亂。議長無法維持。多數之議員。皆欲奪門而出。議長急令閉門。已逃去議員三分之一。議員之中。有被毆成傷者。至於請法官蒞驗。提起公訴。神聖不可侵犯之立法機關。其名譽掃地盡矣。此次之爭鬪。有歸咎於議長之不善調停者。有歸咎於議員中之激烈分子者。其實皆非主體。其實在之原因。則由於梁居中挑動。於某黨之前。則曰某黨將排斥汝輩。於彼黨則反之。含沙射影。大施其鬼域之手段。挑撥既久。感情益惡。相推相激。遂有此次之大鬧。梁之罪豈可勝誅哉。

▲分家產嬌妻負氣

梁自出外避禍。日夕冶遊。無復還家之意。後又得王氏女。重營金屋。別築香巢。愈以家庭爲贅旒。月餘不返。其妻來京之初意。本欲與夫共享富貴。今乃一去不返。咫尺天涯。其抱恨爲何如。正無可奈何之際。忽其兄二人。自故鄉

來視其妹。且欲求見妹夫。囑其運動一事。梁妻告以夫妻反目之事。倩其允往覓梁。欲與之平分家產。與舊妾一人。別自過活。不復相擾。其兄領之。見梁後。知其另有寓所。乃以妹意相商。梁正苦妻妾相絆。使已家庭之中。無絲毫樂趣。聞言大喜。即請二舅作見證。分其妻以現金十五萬元。衣服首飾稱是。又以銀行支票一紙與之。計十八萬元。且囑之曰。余之積蓄盡在於此。此票非至至急之時。切不可動用也。其妻分得此鉅款。出於意外。心滿意慳。自與其妾。在寓中過活。其新姬四人。則由梁領至王女寓中同處。家庭之間。遂告一結束云。

▲假銀票癡婦受愚

梁之妻本非勤儉持家。守己安分之流。驟得此鉅萬款項。自謂銅山金穴。取之無盡。用之無竭。日與其妾出外閒遊。各大劇場。以及遊玩處所。無不有其

足跡。且衣飾務求入時。不計價值之貴賤。家中奴僕多至五十餘人。當此生活程度。漸次增高之時。梁妻坐食山空。漸覺手頭拮据。然以尙有十八萬之銀票在。猶不失爲富家婦也。思至此。胆稍壯。而以梁再四叮囑。非至山窮水盡時。不肯動用此票。乃直皖戰起。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梁妻頗有還鄉意。稍一躊躇。而皖軍失敗。直軍要求懲辦罪魁。梁妻遣人探聽。知己之丈夫亦列名其中。急思免脫。因持銀票至銀行兌現。銀行中人將票反覆審視。睨之而笑曰。夫人。此票何來。此實僞票也。梁妻此時。知爲丈夫所給。垂頭喪氣。痛詈梁之無良。而梁已避匿無踪。無從與之尋鬧。祇得變賣飾物。以作盤纏。與其妾狼狽回鄉而去。

姚國楨之淫惡史

▲快淫心一箭雙雕

姚國楨之好色喜淫。夫人而知之矣。其曖昧之歷史。外人猶未及遍知之。今揭之。以爲閱者諸君告焉。姚之第三第四兩妾。係姊妹花。其來也。則以黃嫗之介紹。人皆知爲黃嫗之養女。而不知其爲宦系也。初姚某日至部中辦事。過某處。每見有姊妹二人。倚門巧笑。覩姚。則流目送盼。百般挑逗。二女皆有五六分姿色。姚本色中餓鬼。二女移船泊岸。姚豈有閉門不納之理。於是借端兜搭。逕入二女之室。互通情愫。始知二女皆湘人。父呂某。曾官京職。前年父母俱亡。二女流落京邸。不能返家。乃淹滯於此。願得有情人。事之。效娥皇女英。以了終身。姚聞之。大喜。亟自薦。二女諾之。是夕。卽留姚共宿。豈知二女已爲路柳牆花。任人攀折。姚之宿也。妬之者甚衆。晨雞乍唱。卽有破落戶多人。撞門入內。將一男二女。赤身緊縛。云將獻之警廳。爲陳列品。天色旣明。觀看熱鬧之人。多如蜂湧。姚此時閉目垂頭。恨無地縫可入。迨及警吏前來。審

視姚面目。大聲叱曰。若曹該死。乃此交通部姚大人也。衆人哄然而散。姚乃倩黃嫗出面。將二女送入府中。雖飽受驚惶。而一箭雙雕。豔福亦不淺哉。

▲辣手段吞款百萬

姚國楨之貪狠。不亞于曾毓雋。而外貌則較爲廉潔。若自表面觀之。幾有一介不輕取予之概。然其心思之細。手段之辣。則曾毓雋猶嘗入其玄中。而不能自脫。況他人乎。某日。曾以有急用。至部中取其私款一百萬。囑次長交付。姚如命付款。而手書與曾曰。前存之款。已於某月某日。由某人經手取去。今日之款。係從某項款項支付者。曾閱之。莫名其妙。急至姚處。聲明自己並未來取此款。果係何人來取者。姚則出曾之手書。鈐記赫然。證據確鑿。曾此時如墮五里霧中。反疑自己遺忘。祇得承認。蓋姚逆知曾之取款過多。一時之間。必不能分明記憶。故敢于偽造證據以欺之也。一轉瞬間。而百萬之鉅款。

已由曾之私囊。移入姚之橐中。其手段可爲辣矣。

▲鬪黃鳥大失體統

姚之爲人。非特好色貪財也。卽各種嗜好。亦無不沾染。京師有鬪黃鳥之戲。多浮蕩子弟爲之。輸贏鉅者。亦有一二萬元之譜。一日。約期賭鬪。場中忽來一中年貴人。僕從二十餘。氣勢煊赫。攜有黃鳥四五籠。旣署券開場。其人之鳥。五已敗其三。輸金約三萬。而其人意氣洋洋。貌甚閒暇。所餘其二。謂必以五萬金合券。衆視其鳥。尙不如前次之三籠。乃合股與之鬪。旣而其人。之鳥。又將敗矣。其人忽大怒。親自登壇。將鳥籠盡擲于地。舉足踐之。兩鳥皆成肉泥。場中大嘩。咸欲以老拳奉敬。幸僕從左右遮護。得免毆辱。未幾而警吏來。見其人。伏謁維謹。稱姚大人。姚乃冷笑曰。若輩欺我異鄉人。死我鳥而負我金。非以十萬金償我者。可將頭家執付警廳追繳。警吏唯唯。姚卽揚揚而去。

頭家知爲姚次長。不敢違拗。如數釀金與之。事方寢。嗟夫。以堂堂次長。而爲輕薄兒之所爲。已大失體統。况又出之以敲竹槓之手段乎。且輕薄兒之。不若也已。

▲觀影戲初弔膀子

京師自大影戲場開幕後。生涯尙不惡。蓋京中多浮浪子弟。影戲場中。男女雜坐。履舄交錯。真大好選色品花之地。是以趨之者如鶩。姚亦屢往觀焉。一夕。演歐西大戰片。觀者尤衆。姚見隔坐有一女郎。衣淡黃衫。手指上鑽石環。晶瑩耀目。貌韶秀。倩笑輕盈。攝人魂魄。隨一雛婢。亦娟娟可愛。適遺巾于地。姚俯拾之。女郎覓巾。姚以已之巾與之。女郎亦不怒。惟耳語婢數語。皆笑不可仰。意似嫌姚年長者。姚不之顧。每買各種食物。及雪茄之類。皆分半以與女郎。女郎受之。亦不謝。姚愈惑之。意亂神迷。不能自制。時場中方演兵車過。

隧道。場中電燈驟暗。舉座漆黑。姚乘此時機。遽起身倚于女郎香肩之上。而吻其粉頸。迨電燈復明。而女郎紅暈于頰。色如玫瑰。愈增十分豔麗。姚此時殆甘爲情死矣。

▲得美人特闢金屋

姚既與此女郎相會後。神魂顛倒。寢食不安。無日不往影戲場。與女郎相見。廝熟之後。且偕至劇場餐館。暢談衷曲。二三月光陰。爲女郎置辦衣服首飾等類。約值銀十餘萬元。姚平時用財頗有分際。至對於女郎。則尊之如天神。每有求。無弗應者。殆所謂孽緣者耶。彼此既已心心相印。我我卿卿。乃殷殷訂嫁娶。姚對於此事。頗費躊躇。蓋以家中姬妾衆多。妻又悍妬。女郎若至家中。必受委屈。既而毅然曰。如此美人。畢世求之。猶恐不遇。豈可當面錯過。因決意另租公館。以居女郎。卒以八萬金租某姓花園。爲女郎金屋云。

▲逐俊僕穢史彰聞

姚既別營金屋。與女郎影形相隨。雙飛雙宿。彌月之間。不至家中歇宿。他人猶可忍耐。呂氏姊妹正在妙齡。況在家中。放浪已慣。遊蜂浪蝶。鎮日相依。大有一日不可無男子之概。豈能孤衾獨擁。坐老青春。姚之僕有錢貴者。貌美性淫。前曾充姚之外室。以色衰而弛愛者。然既曾蒙龍陽之寵。自不與衆僕爲伍。出入房闈。無所忌憚。呂氏姊妹乃出其牽絲惹葛之手段。以鉤搭之。乾柴烈火。一拍卽合。長枕大被。共效于飛。錢僕之樂。殆有甚于主人矣。姚之妻聞之。稍稍戒飭。而呂氏姊妹反唇相稽。聲勢汹汹。姚妻不屑與較。急遣人覓姚。告以家中景况。姚聞之大怒。命駕而歸。卽刻逐錢貴。且叱責呂氏姊妹。呂氏姊妹不捨情人。哭鬧無休。情願開籠放鳥。隨錢貴而去。姚無可如何。反以好語安慰二人。而穢史一篇已喧傳于京中矣。

▲遇舊人愧提往事

姚之在故鄉也。作事多無賴。故得志之後。不願與鄉人士相晉接。恐其提及舊事。有傷已之面目也。然天下事避之愈巧。遇之愈奇。姚一日午後。至中央公園閒遊。踞坐籐椅。高瞻遠矚。傍若無人。正口銜雪茄。縷縷濃烟。自其于思之八字髭間。噴湧而出。如霧如雲。忽對坐一婦人。半老徐娘。猶存丰韻。頻頻注目不少瞬。遣婢至姚座前。詢曰。大人非姚姓乎。姚瞿然曰。是也。其婢復命。婦人色喜。姍姍而前。悄語曰。興郎猶識我乎。姚陡憶及前事。不覺紅暈于頰。起身讓坐。蓋婦爲姚之鄉人。且有戚誼。姚微時常寄食其家。男有援琴之挑。女無投梭之拒。互相歡愛。遂至私通。婦饒于貲。姚有所須。無不供給。既貴後。遂不復相問。今日天緣巧合。相遇于此。二人絮絮道別後事。言語之間。婦頗恨姚之薄倖。姚唯唯謝過而已。

▲聯新好別有銷魂

姚與婦談論久之。方知婦之夫已故。屢爲他人所欺凌。因聞姚貴顯。故挈其兩妾來京相依。曾令僕人至府探問數次。俱云不在家中。不圖乃于此處相遇。姚亦爲之嘸歎者久之。婦因請降臨其寓。姚不能却。隨之俱往。既至。見婦之寓所亦宏敞。婦又令其兩妾出見。年皆二十以來。風流俏儷。面目之間。別有一種英爽之氣。異之。問其出身。方知二人皆係江湖賣技之女。婦夫愛其伎術。故以重金購之。結褵未一載。夫以消渴死。姻家曾求之。二人不肯離嫡而去。乃相隨至京也。是夕。大開筵宴。暢敘舊情。夜闌入寢。婦命二妾伴宿。二人皆江湖藝妓。其風流意態。別有動人之處。姚反覺得未曾經。自此尤雲殢雨。蝶浪風狂。姚宿於婦寓者旬日。既有新歡。不思舊特。兩處寓所。皆覺冷落不堪矣。

王郅隆之淫惡史

▲奸僕婦醋海興波

王郅隆之爲人。既好女色。又嗜餘桃。家中所蓄之俊僕。何止數十人。青衣逐隊。羅綺成行。眞花粉世界也。王有僕李明者。本江南人。與妻楊氏。投靠王家。王愛之甚。因李旣俊美不羣。楊亦風姿如畫。實奴輩中不可多得之人材也。李宿于外。婦則給事內室。王每挑之。婦輒低鬟微笑。不迎亦不拒。王惑之甚。乃遣其夫至天津公幹。俾婦獨宿。王于黃昏時。掩入其室中。挾主之聲威。以臨僕婦。豈有不成之理。正合歡之際。而夫人忽率羣姬。闖然而入。就床中杖王。併及楊氏。楊氏呼痛之聲。達于內外。王心有不忍。央其妻曰。此皆我之罪。與彼無與。乞恕之。但責我可也。妻曰。若旣自承。姑恕彼。因以繩繫王頸。赤身牽之入內。愛河生浪。醋海興波。可謂風月場中之趣聞軼事矣。

▲演慘劇刃傷髮妻

王之惑于楊氏。非一日矣。幸而得成好事。又爲妻所偵知。大煞風景。飽受羞辱。雖懾于妻之閻威。不敢出聲。而心中之慍怒。殆不可以言語形容。事過之後。乃查問誰至夫人前獻勤者。再三根問。始知婢女翠荷所爲。王乃使人呼至。親自行杖。問其以後再敢如此否。翠荷哭言不敢。正紛鬧之時。而夫人已聞信而至。蛾眉倒豎。杏眼生烟。叱王曰。若真敢虐我婢。若之告我。係我使之。爾杖彼。不如杖我。王盛怒之下。大聲曰。勿論杖汝。卽殺汝亦何妨。時桌上適有解手刀一柄。王搶于手中。妻亦怒曰。若敢殺我耶。挺身與王奪刃。王此際怒不可遏。舉刃向妻肩際力刺。刃入者寸半。嚶嚶一聲。已經倒地。衆妾急扶入房中。用藥敷救。王亦擲刃向外而去。以一朝之忿。忍于刃傷其妻。亦忍人矣哉。

▲賞端陽豔妾捲逃

王之妻雖受白刃。然傷非要害。醫治旬日。得以痊愈。雌威亦稍稍戢矣。王之妾有朱氏者。于諸妾中年事最輕。貌亦最豔。然其性淫而毒。初入門時。頗欲施其手段。寵絡良人。以爲爭嬌奪寵之地。後見主人之意不專。主母又凶悍。于是時有逃籠之思。而未得閒。惟事事留心。預爲之計。凡王與之飾物。則取其輕便者。與之銀錢。必以易外國鈔票。問其何故。則曰。我性喜如此也。王亦不以爲意。適遇端陽佳節。府中內外。開筵慶賞。朱氏百端獻媚。殷勤勸飲。迨至夕時。衆人皆已沈醉。朱又以主人命。遍觴婢僕。使之盡歡。日將下時。上下人等。不醉者無幾。朱氏乃易男裝。席捲其房中所有。偕一心腹幼婢。從容而去。

▲買相公一擲十萬

王爲安福部司庫藏。職務極忙。然無論如何。每日必抽忙至劇場中觀劇。蓋其意別有所在。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也。王既有餘桃斷袖之癖。于是對於劇中之青衣角色。無不曲意交歡。一步之中。所擲之纏頭費。較之狎妓。殆將數倍過之。時某部中來一小旦。姿容秀美。態度妖嬈。譽之者謂不在梅蘭芳之下。然其人色則美矣。而藝甚平庸。故捨王之外。愛之者亦無幾人。王既見之。後。驚爲國色。即使人與其師商酌。欲買之爲親隨。其師知王之素行。故意高擡身價。謂非十萬金不可。使人覆命。王大笑曰。十萬金真細事。乃以之難人。卽日如數署券焉。可謂豪矣。其實某伶之身價。當在數千金之間。而王以十萬金得之。寃哉。

▲肆狼吞挪用黨費

王之費用。旣如是其豪奢不節。家中又無恆產。所恃者惟此善于攫財之手。

腕而已。然所攫者有限。而所費者無窮。終于入不敷出。無可奈何。乃得一挹注之法。則用挪黨中公款而已。蓋安福部中之偉人。其奢靡不節。有百倍于王者。有十倍于王者。王明知衆人皆紈褲子弟。但知用財。而無綜核財政之能力。已既爲司庫。財權之出納。悉掌于自己。不以此時侵蝕之。尙復何待。于是窺黨費充足之時。則挪取其十萬五萬。及黨費竭蹶之時。則又爲竭澤而漁之計。以款罄告黨中之人。急于運動他事。無暇及此。則惟有任其浮冒侵吞而已。如此一轉移間。而王之財。乃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也。

▲大慶壽發現奇情

某月日。爲王之封翁七十正壽。先期二三月。遍發請柬。京中各機關人員。無論矣。卽外省之大小官吏。亦無不接有此類請柬者。屆期之前數日。京中戚友。皆往幫忙。助其整理一切。及慶祝之正日。車馬填門。賀禮山積。正是繁華

氣象富貴家風。當演劇侑觴。金鼓喧闐。佳肴羅列。主賓怡悅之際。忽聞後園喧呼之聲。達于廳事。僕人互相耳語。皆有驚異之狀。衆人問何故。僕人前稟。謂後園牡丹臺畔。忽有死屍二具。赤其下體。臥于血泊之中。似爲一男一女。衆賓聞之。皆至園中觀看。不知死者爲何等人。有知之者曰。此僕人陸子方與七姨太太也。素有奸情。今日何故駢死此間。殊不可解。王以家醜外揚。攸關體面。乃使人草草殮殮。埋之荒郊。當此喜慶之日。而有此妬奸慘殺之事。不祥孰甚焉。

▲投夙好飾妓爲男

王旣迭遭不如意事。漁色之心。稍稍衰敗。數月之中。不復爲置姬買妾之事。一日薄暮。自外醉歸。忽見門首有中年人二。引一少年男子。其裝束大類戲旦。面目姿態。亦居然姣好。異而問之。二人對曰。正欲至府上謁見大人。幸大

人回府。請至內間回話。王命之入。二人使少年叩見曰。此爲馮桂芬。曾隸樂藉。近因伊師逝世。伊不願再理舊業。欲賣身至大家服役。謀一進身之路。不知大人肯賜收錄否。王大喜。問汝二人與彼。有何糾葛。則以母舅對。乃使門客與之講價。卒以八千金署券。王自謂買得便宜貨。豈意夜間侍寢。則女而非男也。蓋二人皆京中土棍。以數十金買一妓。飾爲相公而售于王。因其所好而投之。固無不成之理也。

▲投使館奸人末路

王自爲安福部司庫之後。買屋也。買姬妾也。買相公也。所靡費者不下七八百萬金。王固非素豐。亦無點金之術。所浪擲者。無非安福部黨人不關痛癢之金錢耳。及安福系將敗。皖軍屢挫。直軍勢張甚。段督辦憂懼甚。無所爲計。乃召王。命將庫中積存之金。悉數繳出。以備非常。王唯唯應。其實庫中之款。

已爲王挪用淨盡。雖一錢亦不可得。遑論數十百萬乎。王由是避匿家中。不敢再與黨中人會面。及捕捉罪魁之令下。王聞之。蹶然曰。我豈可束手待斃耶。乃收拾家中之現金。尙有數十萬。以十分之三與妻妾。且曰。若等其自爲計。我從此逝矣。妻妾方涕泣挽留。而王毅然拂袖向使館而去。

丁士源之淫惡史

▲野鴛鴦到處雙飛

丁之得任京漢路局長也。惟曾毓雋之力爲多。丁之性本淫蕩。得志之後。屢往來于娼寮妓館之間。嘗語人云。古人有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此真風月場中閱歷有得之言。余常服膺此言。自覺終身受用不盡。其持論之邪僻如此。故其所行。淫蕩無檢。放佚不節。嘗于津埠。遍賞下等名花。日易一人。以爲至樂。遇其忻悅之時。一夕之纏頭。雖四五千金。亦輕于一擲。曾不

少加顧惜焉。野鴛鴦到處雙飛。近今之淫人。當推丁爲巨擘也已。

▲縱情慾因妾逐妻

丁有妻妾五人。初頗相安。及丁得志以後。進益甚豐。妻妾之間。乃因分財不均之故。屢起衝突。丁甚苦之。以故宿于家中之日甚少。蓋恐其吵鬧也。一日因事回家。妻則泣訴諸妾合羣欺已。妾則訴大婦凌已。丁不暇判斷是非。但勸其略事含忍。勿爲無益之悲。妻以其不分皂白。愈銜之。丁之妾固皆有外遇者。妻盛氣之下。詈丁爲龜。丁不禁暴怒。力批其頰。令其即日回家。毋許少留。妻不意遭此暴行。亦負氣涕泣出門去。某日京漢車中。有一婦人向隅而坐。嚶嚶啜泣。有識之者竊竊私語曰。此丁局長妻也。因妾逐妻。不情哉。

▲亂綱常以姨作妾

丁既逐妻去。轉覺耳根清靜。魂夢安恬。乃宿于家中者旬日。適丁之母舅偕

其幼妹。至京中謀事。下榻于丁宅。姨母年祇二十。長眉偃月。鳳眼橫波。畫中人也。丁豔之。而究以名分攸關。雖姨與已母。爲異母所生。亦決無苟且成事之理。乃天從人願。母舅以暴疾卒于丁宅。丁之姨母。乃爲瑩瑩之孤女矣。丁喜甚。爲母舅草草殯殮訖。日偕其姨母。往來于劇場餐館間。爲種種之淫詞豔語。以蠱惑之。姨母以籠中之鳥。何能出其牢籠。輾轉之間。遂被誘失身。而爲丁之妾媵矣。以姨母作妾。大亂綱常。真禽獸之行。而非人類矣。

▲欺弱弟氣走嚴親

方丁之逐妻也。其妻負氣回家。訴之於翁。翁乃慰媳勿悲。攜其少子。至京見子。將訓責之。丁知父來意。急自陳謝過。父以兒旣富貴。亦不忍多加苛責。見其認過。亦姑置之。丁自知以姨母作妾。大干倫紀。若爲父所知。必愈增恚怒。因嚴諭家中之人。如有以此事告之於老大人者。立即處死。家人畏其淫威。

皆噤口結舌。不敢多言以取禍。歷旬日。丁之弟適至後園閑遊。忽與姨母相遇。急趨前相見。聞何以至此。姨潛然下淚。略道梗概。卽別去。弟怒曰。我兄乃非人類。卽以其事告之於父。父大怒。俟丁回家。大加訓責。賴衆家人叩求。得免杖責。丁知事出于弟。俟父外出。縛弟而杖之。至於遍體鱗傷乃已。父聞之。忿不欲生。卽日挈弟回家。謂丁曰。汝之所爲。都非人類。禍發之時。願無相累。悻悻出門而去。

▲小借款私囊填足

丁旣爲安福部要人。例必供給黨費。借款之有回扣也。固盡人所視爲特別之利藪。而目的之所在也。丁之交際甚廣。乃爲黨中經借各種小借款。以資挹注。或一百萬。或五十萬。甚而至於十萬五萬。所借之數。旣多至不可勝舉。則其回扣之所入。當然豐盛無比。而段督辦以其能借款也。則倚爲腹心。一

切款項。任其收支。曾不稍加稽核。丁於此時。胆益粗。氣益壯。乃以回扣爲微末。併所借之款。而全數吞沒之。負擔則歸公家。款項則入自己。天下至便宜之事。孰有過於此者。借款愈多。而丁之私囊愈飽。安福黨人之禍我民。何可勝道哉。

▲報宿仇三命中傷

語云。怨毒之於人實甚。況在小人。其狠悍毒戾之氣。雖纖芥之怨。亦在必報之列。矧於深仇宿怨乎。丁於微時。曾因詐欺取財之故。爲其邑紳某所法辦。丁幾至終身不齒於人類。以是銜之刻骨。得志以後。屢欲報其宿仇。而未得間。且某紳亦與段合肥有舊好。欲中傷之。亦殊非易。故遲遲有待。乃天假之便。而某紳父子三人。適以事至京。謁段合肥。有所謀幹。及其別而歸也。段特命備花車以寵其行。詎意車行未幾。慘劇忽現。花車中之父子三人。已中毒

而斃矣。搜捕多端。凶手已鴻飛冥冥。不可復得。此中蛛絲馬跡。閱者當自能得之。以睚眦之仇。一夕而斃三命。丁亦千古之忍心人哉。

▲報銷賬任意浮開

當安福部氣燄薰天之日。黨中之人。莫不倚若長城。靠若泰山。肆行無忌。不顧後患。而丁獨竊竊然憂之。一日者。丁之至友某。訪丁於局中。見其屏居一室。案頭陳列帳簿數百本。丁方造報銷賬。初亦不以爲意。及觀其所造之報銷數。則不禁大駭。蓋其所報銷之數。與賬簿上所載之數。相去懸殊。有相懸至一倍者。有相懸至五倍者。有相懸至十倍二十倍。以至五十倍者。不禁瞠目結舌。罔知所措。丁知其故。謂之曰。子勿異也。子亦知我之地位極險。一朝失足。將無噉飯地乎。不先爲未雨綢繆之計。異日卸職以後。虧空之數千萬金。將何從而彌補乎。友始恍然。

▲掘藏金氣死老奸

當直皖戰爭之後。皖軍屢敗。安福諸人。皆索索無生氣。恆慮冰山倒後。立足無地。獨丁則意氣安閒。無異平昔。衆皆異之。不知丁固心有所恃。故從容不迫也。及捕捉罪魁之令既下。丁急返其寓宅。屏退從人。獨身至後園。自攜鋤至。牆陰面丁。丁然鋤之。未及片時。甕口已現。丁俯身視之。不覺氣噎倒地。蓋丁夙工心計。每有款項。卽掘地藏之。自意安福敗後。已有數百萬之藏金。挾之至東西洋。亦足以娛老矣。豈意事機不密。爲僕人所知。乘京中紛擾之時。早已掘取而去。丁之數年心血。悉用之於空虛之地。無怪其心摧氣絕。傷悲欲死也。春蠶到死絲方盡。其丁士源之謂歟。

安福十大黨魁淫惡史

現代名人風流史

段祺瑞之風流史

干木先生。久居皖系首領。以清鯁著。不知其家庭內幕。有不堪爲人道者。先是有翠玉者。爲其二姨太太侍婢。有姿色。狡黠能得人歡。二姨太太待之如手足。然妬甚。恐干木得隴望蜀。見而生心。嘗嚴防之。干木無如何也。一日。午後無事。擬蒞二姨太太金閣消遣。緩步雍容。悄然揭門幕而入。則二姨太太春睡方濃。翠玉倚坐床沿。搖輕扇爲之拂拭。嬌容半斂。丰韻欲絕。干木驚喜逾望。自語曰。此天假之緣也。掩步而前。翠玉欲呼。干木急作手勢。令其勿聲。旣近。輕拍其肩曰。我思卿欲絕矣。翠玉受寵若驚。猝不辨其命意。思索有頃。亦深自幸。指二姨太太示意。若令遠避。恐爲二姨太太見者。干木遂牽袂低語曰。若然。請從我來。翠玉出。干木遂與亂。未幾。二姨太太醒。高聲呼翠玉。翠

玉倉茫起。雲鬢半偏。驚容如畫。二姨太太知有變。大怒。嚴辭詰干木。廉得其實。怒欲置翠玉死地。干木屈膝爲懇求。遂逐出了事。然翠玉有家矣。夫知其事。恥之以懼干木。故不敢聲罪。致詰。但虐待翠玉。以洩憤。輕軀弱骨。不久遂死。死時猶連呼干木害人不已。嗚呼慘已。

王克敏之風流史

克敏本市儉耳。偶逢際遇。遂放浪形骸。日事嫖賭。八大胡同中。無日無其足跡。有玉兒者。邗江名妓。流浪京華者也。克敏尤與相得。然不當玉兒意。碌碌然殊非所好。但爲鴇母所迫。不能不虛與委蛇。有商夥曰士誠。何其姓。少年翩翩。有幹材。與玉兒有嚙臂盟。但以所入菲薄。不足供纏頭一擲。以是不克時與往來。玉兒時嘗闕然。而克敏乘機示以勢利。假獻殷勤。益爲玉兒所憎。然鴇兒愛財。心理與玉兒左。遇克敏。每先事承迎。諂事趨奉。惟恐偶一不檢。

絕克敏之足。玉兒不得已。待士誠至。時始語曰。前誓猶在。君其忘之乎。鵠母利慾薰心。意在王氏。幸速爲計。不然。千古抱恨矣。士誠曰。奈何。予一窮措大。雖金屋藏嬌。久有心願。然量珠之聘。頃刻何能舉事。人情浮薄。列在親友者。但有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之肥瘠然。義士今無古押衙。奈何奈何。相對慘然。久之。玉兒曰。不如蒞鵠前求之。我爲之作錢樹者。於今凡三閱歲月。所賺已盈萬而累千。果有良心。或不忍飽我身於狼吻。是我願有萬一望也。士誠從之。相與哀辭求鵠母。鵠母意亦良動。命士誠措五百金。挈玉兒去。語時。克敏忽入。鵠急促士誠從間道出。士誠歸。舉家所有。貨之他人。携金蒞玉兒所。則鵠母已盡返前言。禁玉兒不與面。士誠大泣而歸。逾三日。聞爲王氏侍姬矣。心亦寢死。忽玉兒猶念舊情。私致函招之。謀作最後一面。士誠冒險往。不愼。爲王氏臧獲所得。告克敏。克敏憤。令傭役持巨挺擊之。不三下而氣絕。傭

役始失驚。克敏曰：無害。瘞後園可耳。禁玉兒於祕室。囑傭役勿洩。無何。有忤克敏旨者。爲克敏逐。事始稍稍傳於外。然克敏方有寵於政府。他人亦無敢以揭發獲罪也。

王揖唐之風流史

皖人趙福。侍揖唐有年。偶忤揖唐旨。爲其所逐。福歸鄉。鄉之人爭叩福以年來經歷。福輒舉揖唐祕史以告。厚祿之家。內幕多不可究詰。揖唐妻妾之淫亂。尤奇詭出人意外。而奸佔良家婦一案。其淫惡尤堪髮指。當揖唐寓京時。微服過八大胡同。往來旣久。時於途中見一少婦。倚門閒眺。花容玉貌。美麗如仙。揖唐好之。則摹無賴薄子之行。手揮目送。作醜態肆引誘。久久。婦惑焉。遂假旅邸定情。魚水初諧。揖唐驚喜出意外。視姬妾等塵羹土飯。不屑致意。得間。每邀婦私會。然婦有夫翁爲梗。不能時與宴樂。揖唐心不自贖。遂私栽

黨證。納其夫於法網。逐其翁姑。旋鄉里。奪婦爲己有。鵲巢鳩占。寵以專房。計亦毒矣。嗚呼。官僚萬惡。肆無忌憚。挾淫威以臨民。宜民之不堪憔悴者已。

曹汝霖之風流史

汝霖留日時。寓東京。旅人宿有下女。嬌媚欲絕。時獻殷勤。汝霖惑焉。自是求學之心浸薄。日惟宴樂是耽。領得費用。亦一一消耗於賣笑聲中。未幾。又與一賣菜婦。晤。婦本暗操神女生涯者。名雖賣菜。實卽招徠顧客。汝霖自宿舍赴學。每與相值於途。一聲聲賣菜賣菜。輕脆如鼓簧。隨其人影俱遠。汝霖好之。每尾後效其呼聲。喜與酬應。不久。遂與相識。願爲下女。聞兩不相下。汝霖左右爲難。日俯服石榴裙下。兩方解紛。且不及。益無意於學術。歲月虛度。數年而購一文憑以歸。恃權貴力。得掌外部機要。寢顯持節三島間。猶不忘情舊歡。召曩時下女。密置後房。率與俱歸。與蘇佩秋等。分列而居。各擅專房。寵

云。

章宗祥之風流史

章宗祥亦留日學生也。與汝霖爲同揆。夙有密約。得志後力自團結。以傾軋異己爲事。後房之寵亦不下十人。映雪尤爲所好。纖腰一握。春色三分。宗祥寵之異衆人。映雪姓蘇氏。本良家女。初與宗祥締識。卽在輪蹄鷁首。客與中流之時。宗祥偶登甲板。一眺海天風日。忽覩一絕世美人。若有魔力。足吸章氏目光。癡視久之。一寸心靈。恨無傳達之機。適微風播浪。船搖搖欲側。彼美人兮。立足不穩。身遽向前顛躓。宗祥喜甚。急上前掖之。是爲二人訂交之始。閱者至此。則知此美人云云。不問而識爲蘇映雪矣。宗祥旣交映雪。卽以詩詞爲進身之階。映雪不察。誤爲年少多才。卽以身許。旣抵京華。宗祥猶館以別室。不令察知隱秘。然終不能久掩。未幾。映雪已知宗祥別有愛好。懊喪欲

絕。但木已成舟。悔亦無及。遂退居爲第四姨。鬱鬱其歡。從此無開顏日矣。五四風潮既起。映雪知宗祥以賣國非行。爲國人所切齒。以正言戒之。宗祥不能悟。與某島國人祕密往來如故。一日。竟引某島國人三四。蒞映雪之舍。密有商酌。映雪見之。遽餉以閉門羹。章怒。質問其理。映雪曰。子非木屐兒。奈何喪却心肝。至是一旦國亡。於汝有何利。彼島國人心奸險。處謀至毒。今之所以利誘恩施。無所不用其極者。啓汝之外心也。將來國亡以後。子女玉帛。庸非島民囊中物乎。璧則猶是也。馬齒加增矣。晉文得意之言。子獨未之聞乎。宗祥聞之。面赤不敢應。映雪續曰。子卽引異類爲知己。然儂稍知是非。不敢以異類自居。此間一片乾淨土。有儂在。決不容君引狼入室也。語已。斥宗祥不理。宗祥聞之。良心稍萌。屈膝哀求。映雪始稍假顏色。然中於島人先入者深。偶與晉接。映雪之言。使棄置腦後。營私禍國如故。彼夫也。顧智出弱女子。

下。不亦可痛哉。

陸宗輿之風流史

民國以來。官僚之得志者。選歌徵色。視爲常事。陸宗輿本登徒子。好色如命。在八大胡同中。足跡尤勤。有張玉仙者。來自吳王台畔。瓊姿絕艷。一時北里中。以聲色著者。無出其右。宗輿與之。見於某國飯店筵席間。驚其神彩。目爲之貽。旣歸。以告某祕書。祕書固玉仙入幕賓也。遂導之往。報效千金。卽夕留髡。未幾。竟爲脫籍。置後房。寵冠一時矣。顧玉仙狡甚。未幾。竟隨狡童浪子。蛻化以去。宗輿恨之甚。然亦甚念之。門下書記某。默窺其隱。忽以陳姬名小鳳者獻。陸見之。覺較玉仙尤豔。驚喜過望。不日遷某於要職。未逾月。忽又言於陸前者。謂小鳳之獻。書記實不名一文。今其假母已追踪至京。苟爲傳揚。雖無大妨。然騰之報章。聲名將浪藉以盡。陸恐。召書記質之。則小鳳本賣娼秦

淮書記靚之旅次。遽締愛好。書記本工心計。連夕徵之侑酒。舉假情假義欺之。小鳳遂爲所中。凡半閱月而偕小鳳俱遁。抵京。忽見陸以玉仙失意。機不可失。遂以小鳳奉之。小鳳假母緝踪。耗旣得。遂至京師。以陸顯赫。故不敢造次。故先求人致辭。陸卒以三千金餽之而罷。

吳光新之風流史

津門花娟仙。操歌業有年。豔名冠一時。登徒子拜倒其裙下者。莫不有置之金屋之想。顧娟仙碌碌然。視此輩酒囊飯袋。俱不足當意。歲月蹉跎。年華漸老。不得已蓄一雛爲替身。雛名芸香。受娟仙薰陶久。眉視目聽之道。匪所不工。貌本出人。歌喉尤高脆如裂帛。懸牌以後。聲名鵲起。偉人政客。率多逗遛其妝閣。其中有狎客。虎虎有容者。吳將軍光新也。光新與合肥爲同鄉。甚得段氏信任。駐師津門。好作狎邪游。見芸香驚絕。日流連其粧閣。溫柔豔福。幾

乎有老焉之志。吳本好博。至友三四。在芸香處。日必一局。若有癮然。以故麻雀大王之雅號。似較其將軍之頭銜。爲尤喧赫。酒酣耳熱。評隲當世人物。少所許可。項城多權詐。猶爲將軍服膺。其言曰。項城一世怪傑。甘拜下風。其他俱自鄙以下而已。今項城死。合肥得其半。餘半區區似之。識者之齒冷與否。不及計也。芸香見其可嗤。時出一二雋言和之。吳益傾倒。不知者往往疑爲顛也。未幾。吳竟量珠納芸香去。金屋藏嬌。寵冠諸姬。迨皖直事起。將軍謀泮不成。去而圖鄂。遂爲鄂軍所拘。座上客乃變階下囚矣。聞於芸香。頗行賄賂。謀爲將軍出脫。然將軍罪孽過深。竟自隕滅。現已判處死刑。不知芸香繡閣春深。搵却幾許痛淚也。

張敬堯之風流史

敬堯秉獻忠之暴。督湘以還。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屠戮不知凡幾。人民莫不

惡之。好色。後房嬖倖。無慮數十。有月娟者。尤得敬堯歡心。月娟本姓周。父爲敬堯幕府。賓主殊契愛。有一子一女。女卽月娟。子則拜敬堯之妻。爲甘嫻嫻。諂事無所不至。以是兩家往還。內外無所規避。一日。敬堯偶至周宅。直入內寢。忽聞潑水拍拍聲。潛窺之。則月娟方就浴也。一見豔絕。遽欲納之。月娟固拒。敬堯不得已。暗約周子騙其出外。迨至中途。然後劫持歸張。周子從至。卽托鄰媪以買花綫爲由。竟賺月娟出門。敬堯兵士。遂執以歸張。周父聞而大泣。痛罵不止。獨其子深自慶幸。以爲有是首功。富貴可立而待。不幸南方啓釁。敬堯與戰失敗。遂以月娟托其弟敬湯保護。且與要約曰。中途苟失月娟者。毋再見我哥哥。敬湯唯唯。乃挈月娟與其妾愛珠。自漢陽逃津。旋又自津門蒞鄂。爲鄂督所捕。敬堯援救不獲。遂挈月娟與弟妾愛珠走滬濱。今已東渡。作縮頭將軍云。

張敬湯之風流史

敬湯殘暴無識。絕肖敬堯。其識愛珠也。在長沙軍中。蓋愛珠本長沙福慶班中紅妓也。月圓年紀。芳名鵲起。肢體豐肥。得玉環之韻。居曲院有年。以抱普遍主義見長。投其院者。不論生張熟魏。一例歡迎。敬堯督湘。敬湯依其勢。得目無法紀。恣肆妄爲。十里軟紅塵中。無人敢與並肩。遂於嫖界占一首席。識愛珠後。一時熱度遞增。立出萬金爲脫藉。不久而戰氛起。敬湯胆小如鼷。忽聞風先颺。旋又窺鄂。遂爲王占元所捕。卒處死刑。所遺愛珠。乃爲敬堯挈往東渡。說者俱謂便宜了阿兄云。

王印川之風流史

津沽女伶。名著全國。厥中尤物。當推小翠喜。工青衣。結束登場。彷彿翩鴻。見者俱爲顛倒。時政界要人王印川方用事。偶蒞津門。聞其歌而善焉。返京以

後。遂速之至家。俾公餘之暇。聆歌以消煩悶。翠喜感之甚。願委身事之。印川
慚於闖威。雖好之。然不敢遽有所爲也。翠喜旋攫病厄。返津調理。印川念之
殊苦。遂假故蒞津。一見顏色爲快。迨疾病稍愈。印川另卜一宅於津。竟納翠
喜。京津咫尺地。印川僕僕往來。兩面週旋。初不敢謂勞。忽爲其大婦所聞。大
率問罪之師。津門全屋。遂無端被毀。翠喜不得已。乃重墮風塵。依然於紅氍
毹上。博人彩聲云。

曲同豐之風流史

曲同豐爲段氏惟一愛徒。有寵妾曰文琴。最得同豐嬖愛。文琴氏葉身翩翩
霞舉。曲以飛燕呼之。文琴笑應不辭也。嬌憨好使性。偶忤之。每嚶嚶啜泣。非
曲哀懇不休。以故爲曲所深憚。皖直戰時。曲皖軍任第一路司令。軍敗降直。
然苦念文琴不置。在直軍敗之時。猶發電以慰文琴。并教以門懸日旗。求日

蔭蔽之道。文琴如計行之。幸免於查抄。不料附近某無賴。炯知其隱。竟異想天開。賃西裝服之。面飾八字仁丹鬚。儼然作日人裝束。偕徒黨五六人。深夜叩門而入。文琴驚起。疑爲日人。竟不敢聲。任其搜刮而去。曲氏自顧不及聞之。但失聲長嘆而已。

陳其美之風流史

陳其美在滬督任中。以狎邪著。有嫖界大王之號。北里尤物。本慣趨炎。故遇其美惠臨。莫不驚喜逾望。願委身爲夫子妾者。實繁有徒。然陳自顧一身。週旋爲難。故少所許可。有金鳳仙者。年二十有八矣。美貌姣姣。丰韻殊未稍改。本在北京路作滿街飛生涯。工酬應。擅辭令。狎客爭趨之。有野鷄大王之稱。一夕。與陳遇某所。兩大王相遇。分外歡洽。明燈如晝。鳳仙揮涕自陳身世。冀動其美憐。語未竟。其美果愴然曰。卿真佳人。淪落至今。天真未沒。愴懷身世。

廉恥猶明。某雖放浪。然見義尙不後人。願爲脫籍。全卿晚節。鳳仙聞旨。卽崩角謝再生之恩。其美乃以三千金擲鳳仙假母之前。從容挈歸。

胡筠之風流史

胡筠。安福系中二等人物也。然聲色之奉。視徐樹錚輩。初無多讓。妾小鶻。明眸皓齒。彷彿天人。故能寵擅專房。獨得胡筠歡心。有談小鶻軼事者。謂小鶻本京師名妓。稍通翰墨。略解吟詠。初蒙辯帥垂愛。小鶻以其粗暴不解情愛。輕忤其旨。辯帥遂不悅而去。同院危之。會數日後。值帥於途。小鶻馬車適逼近其汽車。帥見爲鶻。果大怒。卽以犯定武軍路數之。拉鶻下車。小鶻卑辭乞哀。帥見其楚楚可憐。驀動舊情。遂宥之。但飽禦者之皮鞭。用示辱人。小鶻歸而大憤。謀有以報。值帥復辟不成。軍敗出亡。家宅旣爲軍警焚燬。曩日大出特出其風頭之武裝汽車。亦倒於河次。無再有側目而視者。事後。軍警以焚

餘物件拍賣。汽車預焉。小鵲乃摒擋二千金購之。脩飾一新。紜鮮花。颺彩旗。當夫夕陽西下之時。濃妝豔抹。偕姊妹行高坐堂皇。向荷蘭使館疾馳而去。叩之。曰。用以報前辱耳。小鵲秉是戾氣。故待胡筠至虐。每靳胡筠。不令宿他妾所。筠輒亦忍之而已。

姚步瀛之風流史

姚步瀛。國楨姪也。十大罪魁中。俱有其大名。亦可謂小姚。不輸大姚。與晉代大小阮。自各能千古。不遇賢不肖。爲迥異耳。後房嬖寵。數凡十人。以燕語樓爲最愛。燕淫蕩特甚。嫁步瀛以後。苦於家範束縛。不能明目張胆。逞其淫慾。遂聯合同志。發起消閒會於京師。密植男妾。輪流歡會。以爲快。醜聲所播。一時閏然。此與秘密窟所記婦女俱樂部有相類。從可知京華女界之多無恥已。

烏澤聲之風流史

烏澤聲。初係前清諸生。留學東瀛三島間。三載而後。卽歸掌外交主政。青雲直上。漸至卿貳。聲勢赫赫。邸第巍巍。聞者羨之。然不知其騰達之由也。鄉人有傭於烏氏門下者。偶道其愛妾吳韻秋秘事。始恍然知其來有由也。韻秋。姓何氏。豐姿綽約。語媚於簧。與澤聲識時。猶在其求學時代。始以野合。終就鴛盟。迨澤聲既官外部。韻秋亦獻身交際社會中。初則聯絡某貝子。得其奧援。遂躋顯要。民國成立。韻秋又與某新顯週旋。澤聲恃其力。得貴顯如故。安福失敗。遂挈之出奔某國。嗚呼。裙帶得官。言之醜也。然而澤聲顏厚如故也。

洪述祖之風流史

武進洪述祖。北江族孫也。頗工文辭。初爲滬道余聯沅幕賓。後以道員候補直隸。乃營菟裘於天津河北之大經路。大廈高轟。儼然巨室。粵東陳小曼時

正鬻技津門。述祖一見好之。立量珠聘歸。置之後房。然洪貌甚不揚。且有口臭之病。小曼故甚惡之。甯棄當夕權利。獨居別院云。

龍將軍之風流史

將軍今縮頭不出久矣。然當勢燄顯赫時。爲禍粵東。粵東之父老子弟。莫有敢撓其鋒者。亦一世豪也。滬妓夜明珠。聲色著一時。將軍四十慶壽。有趨炎客以語將軍。將軍卽夕徵觴。喜其便娟。卽爲脫籍。聞者豔之。好事有龍戲珠謠。曾傳誦一時云。

蚌將軍之風流史

蚌將軍英雄氣壯。但解蹂躪婦女。自謂不識兒女情私。然後房之寵殊衆。游金陵時。隨員數十人。徵歌選色。莫不中歌妓小蘭子之媚。不能自脫。聞於將軍。笑曰。君等何無定力至是。狎妓而不能自脫。不啻爲妓狎矣。昂藏七尺。不

亦可愧哉。遂匹騎抵蘭子所。將一顯其英豪。爲諸隨員法。蘭子業知其來意。陰以瀉藥進。將軍中之一病不能興。蘭子乃朝夕奉侍。僞示殷勤。將軍感甚。病愈。擬爲脫籍。忽於枕畔得餘藥。遂悟其計。議寢罷。隨員多匿笑。謂將軍威武。亦不過爾爾云。

梁財神之風流史

梁財神富勝陶朱。別有理財秘術。狎妓旣久。遂覺北里中宴樂。情景亦不過爾爾。旅滬之時。識一歐使曰麥賽思者。遂覺情天中別闢一蹊徑。呼朋敍類。開香櫝以數十打計。未幾。以十萬金爲脫籍。聲價之高。爲從來所未有。滬西靜安寺路。有巨第高轟。書蟹行文字。稱梁氏別業。卽其金屋也。豔事流傳。宜乎爲人稱羨也。財神亦足豪矣。

光雲錦之風流史

光雲錦投身安福。得志以後。卽縱情酒色。有內嬖凡六人。以洪四寶爲最得歡心。四寶本曲院中人。雲錦以五千金爲之脫籍後。卽寵以專房。顧四寶意猶不饜。時以觀劇爲名。以選擇如意郎君。作桑中陌上之行。某舞台有旦角曰海棠紅。綺年玉貌。楚楚可憐。四寶一見傾心。卽求茶房爲通線索。初會於某飯店。各訴哀情。恨相見之晚。苦飯店草草。不能作長夜之歡。乃以海棠紅飾爲婢子。與之共乘一車而歸。似海侯門。輕輕偷度。細數清宵。兩方樂可知矣。然四寶善戰。海棠紅旣卜其夜。復卜其晝。奔命旣疲。不得不荐賢自代。有文武老生王長庚。在班中本向與海棠紅互爲雌雄者。至是遂舉之於四寶前。四寶恢恢有容。兼收並蓄。醜聲傳誦遐邇。微聞於雲錦。遂遣警吏禁止該班。並逐去王長庚海棠紅而罷。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廿日發行

▲現代名人風流史

▲一名安福十大黨魁淫惡史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寄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述者 京華少年

校訂者 張一醉

發行者 廣大書局

印刷者 廣大書局

代售處 新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坊五馬路清河
號五
廣大書局